



又 5  
4832



又 5  
4832  
藏書

高田  
藏書

田  
藏書

時秋積雨新霽戶外履聲鏗然出而迎之則與子復  
谷勉善及石慎微也於是出義人錄相與讀之讀罷  
繼之以泣慨忠善之不祚恨天道之無知嗟理義之  
悅人心嘆孟子之不我欺慎微曰赤穗諸士王朝廷  
致之於法而室子乃張皇其事顯揚其行並以義人  
稱之其志則善矣得非立私議非公法乎勉善曰不  
然昔孤竹二子不聽武王之伐討而身距兵於馬前  
今赤穗諸士不聽朝廷之赦義英而衆報仇於都下

昭和九  
十月八日  
購求

高  
山  
書

二子則求仁得仁，諸士則舍生取義，雖事之大小不同，然其所以重君臣之義則一也。是故師尚父不諱以義人稱二子於當時，而其於武王之聖也固無損焉。室子不諱以義人稱諸士於今日，而其於國家之盛也亦何妨乎？夫義二子者，不以為非武王，義諸士者，獨以為非善朝廷耶？子復曰：雖然，尚父一言于軍，而能使二子免左右之兵，室子空談于家，而不能使諸士免法吏之議命也。夫二子者，皆長吁而退，遂收其語于簡端，以告後之讀是錄者。日東元錄癸

未十月庚辰鳩巢室直清手書於靜儉齋

元錄癸未十月庚辰鳩巢室直清手書於靜儉齋  
納言者高野中納言保春末賜京師  
天使俱至同就武王  
先定其  
天使俱至同就武王  
先定其  
天使俱至同就武王  
先定其

夫十日... 皇... 宣... 直... 散... 書... 依... 辨... 劍... 藤... 東... 元... 錄... 天

赤穗義人錄

鳩巢室直清著

元祿十四年歲次辛巳三月十一日 天使柳原大

納言資廉高野中納言保春來聘東都 上皇使清

閑寺中納言熙定與 天使俱至同就城東之館 世稱傳奏

先是 屋敷 大家命内匠頭淺野長矩 國城在播州赤穂 左京亮伊

達宗春 國城在伊豫吉田 分領館待事 長矩所領繫天使宗春所領繫皇使 上野介吉良義

英近江守大友義孝等皆以高家典焉 凡各家孫失國廢久而華

待以不次謂之貴家 長矩自以無齒不習旧儀乃因閤老固辭不聽

閣老曰野州老成練達故事君宜與之謀然後施行亦無難也何以辭為義英以官齒之高居諸高家之上每京官至未嘗不趨陪其間焉以此自矜其能驕人而前時共事者利其指授則多行賄賂以誘之長矩為人強梗不與屈下以為已與義英同執公事不可私為阿諛未嘗請謁問遺以取其歡以故甚不相善他日長矩謂義英曰朝廷不以僕不肖使典賓禮願君有以教僕義英曰雖僕亦不知禮也且行事之間難仰他人君宜有以自處焉長矩又以閣老之

意語之義英曰雖然君事非僕所與也長矩心深怨

之十二日世補大大家御前殿廣同引見京使受詔十

三日為京使設宴有散樂世三自巳至申樂閣使臣乃

出十四日有命御白書院別殿親荅詔旨遣京使

先期諸閣老及此云御起居臣僚側衆旧勳諸候此云御講皆

朝服趨之如元日儀長矩等集廊廡下議事問義英

曰天使至吾輩惡乎迎諸迎諸階下為宜否義英

曰此等淺近事君尚不知而今迫期急議無乃為眾

笑耶會元妃藤原氏遣內使謝恩天朝鴨有詔存

同元妃

先使柘川與三兵衛至俟。大家行禮畢還報與三兵衛謂長詎曰。大家行禮畢告僕長矩曰。諾。義英在傍謂與三兵衛曰。君所議何事。僕當共聞焉。不然。恐失便宜。長矩知其少已色動。乃默起。義英言於列曰。鄙野之子。屢墮於禮。不亦辱司賓之選乎。長矩聞之不勝積怒。乃反呼義英一聲。以刀擊冠中。頭血流。義英眩惑。無意與敵。以手掩面。而俯長矩再擊之中。脊與三兵衛後。長矩後抱之。止。大友義孝。品川伊氏。扶義英起。事聞。大家大怒。命囚長矩。置右京大夫。

田村建顯邸。國城在陸奥一闕主者網與送致。送囚例以。

能登守戶田忠真。國城在下總佐倉。後從越後州高田。代長矩於是。

朝議以白書院。血汚不可以待。京使命更張黑書院。

又別令趨陳設。趨詰曰。頃之。大家出御黑書院行。

禮畢遣京使西還。是日。大家召閣老相模守土屋。

政直。國城在常州土浦諸閣。老月輪一人。命以今日。

禮接。天使在人臣最當場。勵戒懼以禁紛爭。而長。

矩率意鬪。狠喋血。屢淫以私怨。滅公法。其賜死。政直。

遣大監察。此大附。下總守。在田安利。詣田村氏邸。令長。

矩受辭自殺左衛門點屠吏一人相之少監察二人多門傳八即

左衛門監視凡士賜死法有監有相自警以刃斬腹

錯之介長矩遂自殺以死弟大學長廣使人采收尸以

歸葬于芝泉岳寺善或曰遠江守加藤泰實與長矩相

矩曰去年僕與義英赴日光司山陵事其人驕傲好

伎害人僕欲與之死教矣顧公事之重以私毀之不

忠是以不敢今日辱見忠告彼待君必無禮願君為

國家忍之長矩曰辱見忠告彼待君必無禮願君為

可忍亦難預諾耳竟果如其言友人小谷勉善聞

之安藝侯家曰前年下野守戶澤政庸與長矩語

及其父上總介政宣與長矩自以年老故能有忍如此

英無禮狀長矩曰尊大人自以年老故能有忍如此

若長矩則不能也當時小笠原長州在坐聞之至是

長州適詣安藝侯邸以此事語坐客而侯家人有御

牧武大夫者在側聞之此必共或人之說一事也則

是日有命收長矩本邸宅在鐵采女正戶田氏定

在長濃大垣初長矩父前內匠頭長友與戶田氏包

俱娶飛彈守內藤忠種之女生長矩氏定色之子也

以士卒往環守邸安藝守淺野綱長國城在安藝廣

室遣將卒二百人趨出邸內人衆及掃除門巷屋舍

至夜以邸授氏定乃去十五日諸侯朝賀如例閣老

令大監察見諸侯諭以長矩賜死事是日幽長矩弟

大學長廣于私室長廣別賜祿奉朝請居長矩本莊

嗣至是生長矩事幽閉凡諸侯未立嗣者每歸藩

以親族中一人定為嗣至有子乃止嗣者每歸藩

以親族中一人定為嗣至有子乃止

遂命諸閣老議收赤穗城邑令大垣侯下教赤穗諭  
告城中軍士待受城使至內城邑於官凡郡國留守  
臣谷以本藩  
守城藩主  
昔有罪國除朝廷收其城邑必請藩主旨然後內之  
今赤穗侯既死故大垣侯代本主授書旨  
安藝侯與大垣侯復遣家臣各教輩詣城下監視及  
隣國諸侯各警士卒至境上備慶十九日有命悉收  
長矩都下別宅獨以本莊宅與大學居二十六日吉  
良義英病免職高家掌禮儀事  
如漢大常職大家以義英無罪命  
治傷侯愈起視事如故然眾皆以義英前倨而後怯  
也議笑之不已其子彈正大弼上形綱憲城國在出  
羽耒澤

為義英謝病請免聽之初播摩守上杉綱勝有妹嫁  
義英生綱憲綱勝每子請  
官養甥綱憲為嗣綱勝卒綱憲立是為彈正大弼生  
二子長曰民部大輔吉憲次曰左兵衛義周後義英  
復養綱憲二子義周為嗣二十八日受城使泚路守  
服坂安照國城在播磨龍野肥後守木下利康城國在備前  
東都趣赤穗少監察荒木十九衛門柳原采女副馬  
因命安照以家眾留守赤穗城龍野與赤穗接近以  
便於徵眾  
石原新左衛門岡田莊大輔知郡事此云郡代受城  
使安照等自前  
旬有命治裝至是先是赤穗邸報至國初告慶起者  
早水藤左衛門  
皆日馳二百里九五日而至赤穗



國老大石內藏助良雄及用事臣大野九郎兵衛某  
典其餘郡臣凡赤穂士員三百八人會議廷上良雄曰主辱臣  
死此誠吾輩死節之秋也然死固非難而處死實難  
諸君欲以何死哉座中壯士皆曰有枕此城以死耳  
亦何議良雄曰諸君言固然但人臣之義猶有可自  
郊於國者當盡力焉耳今主家既滅無力以役之獨  
有介弟大學君可以奉先君之祀某等宜以死請  
朝廷為先君立後焉而朝廷不聽則棄城決戰以  
死而後先君於地下固其所也九郎兵衛等皆首鼠

兩端議不決而罷或曰中有新進士二人言曰某以  
諸君同難者請從此辭乃去後二日良雄復會眾述  
良雄使人要於境殺之後二日良雄復會眾述  
前議九郎兵衛曰不可夫據城以請是要上也其  
為先君立後也可冀乎吾輩雖死何益之有適足負  
悖逆之名以累先君耳良雄曰不然士所守者義也  
士而無義必辱今臨大節不以大義自白而顧以畏  
死苟免唯奉人為務不亦無恥之甚乎吾所最恨  
者使天下人聞之以為赤穂教世養士無一人知大  
体者亦辱先君之名今縱無尺寸以補於國而又辱

先君之名為何如也。衆皆曰：大石君議是也。九郎兵衛不得已，亦從之。良雄於是撰多門丸左衛門月岡治右衛門使東都口授意指而遣之。因與衆約以後，二日復會城上，曰：當閉城固守，以俟官使至，乃歸。死耳。及期，衆趣會者五十五人，與野將監吉田忠左衛門傳兵衛進藤源四郎小山源五左衛門佐藤伊右衛門左衛門原總右衛門岡野金右衛門間瀨久太夫田川權右衛門左衛門稻川十郎右衛門間瀨久太夫田川權右衛門藝太即左衛門幸田典總右衛門里村伴左衛門衛門潮田又之丞近松勘六平野早水左衛門上鳴彌助中村清右衛門橋本平左衛門間喜兵衛子十次郎中村勘助灰方藤兵衛高田儀左衛門

仁平鄉右衛門菅谷半丞榎戸新介千馬三郎兵衛河田八兵衛神崎典五郎大高源五武林只七岡葛八十右衛門茅野三平豊田八太夫賀弥左衛門勝田新左衛門陰山總兵衛倉橋八太夫久村次郎左衛門并大石主稅同瀨左衛門為五十三人。其餘不至。良雄曰：官使至，且有日而衆離叛如此。夫以赤穂一城招天下兵，雖舉全國之衆，猶恐不能支。一月况此蕞爾之衆，尚不足以守而一而欲以此戰焉。則吾見其兵朝交而城夕拔，徒以弄兵為天下笑。不如因官使以此意自陳，然後相與自殺。城上以明志為愈於諸君如何。衆曰：甚。善良雄曰：請與諸君盟。

可乎皆曰可乃出盟書以示之衆各署姓名押字点  
血近世盟書連署同盟姓名良雄於衆中諱已乃曰  
吾於今諸君報主之志矣當與諸君決計在今日耳  
但有一事於此願與諸君謀而決之何如衆曰願聞  
之良雄曰先君怒義英無禮戮之於朝不克而獨罹  
於禍是義英吾君之讎也今義英在矣吾與諸君義  
不與共戴天竊為諸君計莫若相與戮力共謀以討  
義英而殺之均死也徒死於此孰與報仇以死不幸  
事不就猶足以伸大義於天下衆踊躍曰僕等慮不

及此願以身殉之獨老年人謂良雄曰此計固善顧  
此事不易非可計日得也人命朝不慮夕恐事未集  
而吾輩先死則他日無以自白耳竊謂不如後前議  
為得良雄曰雖僕亦多病不無此慮然吾與諸君同  
休一心不幸先事而死後死者得以成之猶在我也  
事固不知逆知然料周旋之間不過三年吾事成矣  
縱此衆三分之損其二焉猶足以濟事况未必然乎  
且諸君忠誠不欺天之所佑吾固知諸君之志果有  
成也小不忍亂大謀若夫挈餅假器之談諸君毋以

為意四月四日夜多川月岡至東都初兩人發赤德  
良雄使兩人直詣受城使自陳至則受城使既西於  
是兩人與本藩臣安井彦右衛門藤井又左衛門謀  
屬大垣侯請命於朝淺野本姓安井氏彦右衛門公  
族也二人赤德睡室自去歲後  
赤德侯  
在郎

翌日俱詣大垣侯言曰赤德老臣大石良雄等使臣  
二人敢布腹心寡君得罪於朝賜死臣等敢不奉  
承然兩下相殺固有常刑兩下相殺一人不死朝  
廷不論曲直必兩殺之以  
過推刃之亂國初  
以來著為令今吉良君有祿位於朝如故而大

刑獨加寡君之身此臣等所以日夜泣血寧死不悔  
臣等一二老臣固知崇朝廷一統之政而偏遠之  
臣頑愚之衆惟知盡忠所事而已能諭以逆順之分  
然衆心不可回群議不可奪僉曰非敢讐朝廷也  
但欲即城自殺以明人臣之分爾若朝廷更有處  
置使亡虜之臣去國而有辨於天下則臣等以衆而  
退惟命之聽敢以死聞大垣侯謂兩人曰此事大不  
可若達於朝自大學以下重得罪是群臣欲忠而  
友不忠於國也因與良雄書曰使者兩輩來聞城中

軍士之議亦由邊鄙暴悍之習不達朝廷之法內  
匹頭平生恭謹敬於事上卿等所知也今為卿等計  
莫若束手釋兵以城邑上入於官明本藩始終無  
戴心於朝廷亦內匹頭之志也雖群臣所以盡忠  
七主之道亦何以加之官使臨邑卿等宜嚴警軍士  
俟指麾進退無得自縱急令城中軍士知悉以國語  
為之今代以華言如此出書示兩人曰卿等能使良  
雄等從寡人之言否兩人曰諾安井藤井亦附書以  
大垣侯所戒為言即日兩人馳還赤穗直清謂多川  
月岡於是可謂

辱使命矣夫良雄之請命於朝也將以立大德君  
在赤穗侯之後也然義英在朝也除英官爵逐之  
乃可也良雄雖大高忠雄與良雄豈不見矣然朝廷  
在赦義英大號一出不可也然猶倭侍於萬一者以  
既逐大國之命請之庶幾可也然猶倭侍於萬一者以  
一國之命請之庶幾可也然猶倭侍於萬一者以  
朝廷許之其於罪輕重固未失也彼二子當直請監  
察官告訴於朝而曰赤穗軍士三百人皆決死臣  
不罪寡君以明法又立長廣以明恩刑賞於天下夫  
既行其於朝廷不足道其善乎慶一國之士傷太  
平之化臣等死固不足道其善乎慶一國之士傷太  
二者孰得孰失顧朝廷之策安出使朝議事若不  
辭以死陳馬未必不感動之聽再煩朝議事若不  
可則死固其所也今二子不出此言乃受人願指唯  
者而退曾無一阿順曲從如鳴呼二子所以願指唯

素無死事之志故其氣雖凝為安井所夾持以至此  
耳良雄於野寺練者富森神崎之勇幹甚他原財  
也大有吉田小皆其選也良雄一魚所使而獨以二子  
間之大何哉意二子素不辱命唯有大節者能於虛  
為之何哉也夫緩急不為哉自二子歸國之後衆之  
譽而用之也莊散情見力屈大矣亦由良雄誤用心  
宣口辨色莊散情見力屈大矣亦由良雄誤用心  
搖動日離散情見力屈大矣亦由良雄誤用心  
二子致此也嗚呼用人之際可不慎哉

翌日大垣侯又使二臣於赤穗重以書戒諭自是諸  
不附者日夜讀散不已九郎兵衛亦乘夜而逃  
神崎則休筆記載九郎兵衛好貨致富家餘產自  
始聞國難專謀以財自逃果以四月十三日先東使  
未至自率其家倉皇而去怨為眾追棄其孫女不及  
收竊其其郡右衛門分路間行遂乘舟至近邑近

迹

邑民惡之不內漂泊海上三十日不知竟何如也  
子所蓄財赤穗商家繼人祭至赤穗高八九月兵衛  
更就封閉戒商家無繼人祭至赤穗高八九月兵衛  
共近藤源八渡部喜兵衛共起而追及之間人不在  
出金杖而殺之九郎兵衛父子而放之或無日汝不  
還金邑人殺之九郎兵衛父子而放之或無日汝不  
兵衛後居京師貨殖及明年良等死而放之或無日汝不  
衆指目不共其所終或遇諸塗欲啣其面九郎兵衛為  
適而去不知所終或遇諸塗欲啣其面九郎兵衛為  
獨前同盟及自東都來赴難者十八人皆從良雄不  
去直清按前同盟中少壬午死節者二十三人蓋片  
間光風教良雄在去國後與寺坂信行以先不共種  
其餘在邸臣多為安井藤井所夾持遂巡顧望苟免

而已

則休筆記載藤井又左衛門為人可共為善但以柔  
弱不能自立為安井大野所敗吁小子哉乃祖其者  
有軍功於國彈正君當時選國士分與采女君以藤井  
某為第一今縱愛其身獨不念辱其祖耶彦右衛門  
為國貴戚宜共存亡且緩急生忘義如此可醜  
之甚矣又曰伊藤五右衛門八島總左衛門建喜六近藤  
工助玉蟲七郎右衛門藤井茂四郎荻原兵助田  
政右衛門多川九左衛門藤井早川宗助中澤弥一兵  
衛大木弥一右衛門近藤源八皆安井大野之黨也  
十八日淡路守安照肥後守利康等二道至赤穂道  
東鷹捕山一道先期良雄封府庫籍田里令吏循行  
出城西猪池山境上脩橋除道及閭巷市廛並禁喧擾至是迎拜官

使於城上且勞之曰諸公跋涉遠塗到此良苦因進  
言於兩監察曰朝廷賜寡君死又使諸公來收城  
邑巴承安藝大垣二侯奉旨指令某等敢不恐懼惟  
命之聽然主殺國滅某等義當死之况吉良君有祿  
位於朝如故而寡君獨以罪死某等寧有何面目  
以見諸公乎但以寡君之弟大學在故姑竊生以待  
朝廷之舉耳嚮者以此屬大垣侯為請而未得命之  
間會諸公至某等從二侯令謹以城邑上不敢肆窮  
獸之怒以煩執事此某等所以尊朝廷之義也

朝廷若惠赦寡君之罪辱收錄其子弟使之補黑衣  
之闕而得食祿於朝以贖寡君之後某等將沐覆  
載之仁荷再造之恩然後退而自殺於寡君之廟以  
終人臣之義乃已惟諸公憐而察之

直清熟玩良雄告官使之言其請為主家立後者不  
過盡人臣之分而已而其以死殉國之志固有不以  
此易者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也然其言曰必有恩  
裁下然後退而自殺則其不得命也然其言曰必有恩  
死亦已明矣若良雄者可不謂善辭令哉

兩監察未應良雄又言曰赤穗藩屏國家亦已久矣  
自寡君曾祖前采女正從大坂之後身服勤勞立勳

當時台德殿下昨土而寵之使得比列國諸侯至  
祖前內近頭父後采女正皆受先朝恩遇衆知所  
也以及寡君之身日夜勉勵士臣傾心本朝惟恐  
無以勝方面之任今也不幸以私怨故得罪而沒亦  
可哀也朝廷如推存旧之恩而拳結絕之改不獨  
某等受賜而死亦使天下後世仰朝廷之德無窮  
願以此意致之於朝幸甚兩監察曰諾今且以卿  
言上聞良雄拜謝已以邑里名數簿上然後退謂衆  
曰吾固知官使之言不可恃以為信然所以不死於



此者以我心事未伸也官使有以驗於他日矣是日  
兩監察歸城下舍使人召良雄至謂曰官使入邑觀  
吏治道所過淨清入城群下奉祀益恭其所進圖籍  
甚詳悉皆可以為奉上之法今已遣人具狀以聞  
朝廷聞卿等急効臣煩不煩一言必有恩裁下亦大  
學君之福也衆欲從他邑者某等可以書先於其所  
往欲留不去者亦聽居二月荒木十左衛門自東都  
使人報良雄曰昔者卿嘗與我言於赤穗我業已告  
諸朝矣又聞淺野氏宗家有為大學君乞哀於

朝者意者一朝廷有以處之良雄遂去赤穗至京買  
宅城外山科邑居之自是坐運籌策以為謀主而同  
仇之徒往及東西相為耳目久之人無能知者十五  
年春良雄遣前原宗房神崎則休詐為商宗房取緇則休驚扇  
迭往覘仇家虛實及其餘奉約留居東都者吉田兼  
亮代良雄領之逐之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僦舍出  
價傳驛往來皆量其用資之金各有數  
直清按赤穗之難世傳良雄等盜國儲金去當時聞者惡之今給同仇士蓋此金也  
初良雄等棄城而去人疑之以為其屬意有易量者

以故上杉氏分遣家衆守義英本莊宅日夜警嚴為  
備及其婢僕皆以采邑人為義英世食采不縱商賈  
入門良雄聞之令二人間店義英宅側居糶若菓坐  
賣以便出入仇家微而察之戒之人無敢急遽所覺  
又聞上杉氏使人偵已乃佯狂昏亂言行失次每遇  
人則曰吾病且死將及今樂餘生矣令買田宅本嘗  
居室曰吾將老矣謀者屢報上杉氏以為良雄病且  
為子孫謀亦無足慮者凡如是者一年吉良氏稍弛  
備焉三月十四日是日為赤穗侯初忌辰良雄赴赤

赤穗詣花嶽寺祭享致敬為泣而哭甚哀神廟則休云  
也又云新濱村民別於他寺立牌位祭之赤穗侯遺  
愛在民如是亦有人君之度者也良雄不學無術不  
能輔之以遂使侯不知溫恭自保至乃一朝之怒忘  
其身以及社稷良雄共有罪

七月十八日命安藝守茂野綱長以大學茂野長廣  
送藝州安置優命許以家人男吉田兼高使潮田高  
教近松行重赴京以長廣事報良雄良雄於是浩然  
有東行之志乃欲糾合同盟之人以趨之其在京師  
赤穗者先使貝嬭友信大高忠雄往而謝之曰吾初

與諸君有言今則已矣度今時之勢有甚難為者久  
瀆盟書無為也他日幸遇機會則當相報更與諸君  
謀耳因以前盟書還之以該象心誠偽有十數輩相  
謂曰吁豎子誤我至此耶豈非命乎見二子責以大  
義辭色其峻其餘無素自立者唯、而已初良雄請  
官為赤穗侯立後群臣雖安井藤井之慮亦以僥倖  
萬一之福與盟焉及荒木十左衛門報至私自依賴  
揚、有自得色至是聞長廣安置之命至意氣沮喪  
慮以全生漸與良雄絕向以示異志至有遠跡自逃

者神崎則休筆記載昔盟者姓名云與野川村之徒  
利興友八人書載平野半平良雄十家所蓄馬軸屬半  
平賣以易金半平盜其傾金三兩從京師去中  
村清右衛門鈴田十平中田良雄俱東者聞復小  
山田莊左衛門毛利小平太皆與良雄中田皆一  
仇之日迫皆失色驚汗中村鈴田良雄中田皆一  
下旬亡者田中以二月中四日去小山田皆一  
高房同舍亦以十載毛利小平盜去小山田皆一  
又寺坂信行筆記載毛利小平盜去小山田皆一  
去矢野伊助為侯家考利小平盜去小山田皆一  
人良雄令以此二人守平間村宅十中田皆一  
間村亡去以此二人守平間村宅十中田皆一  
輩最後其餘蓋自七月以後多於京師滅迹者下數  
休曰此輩為義不終知而不為也此之頑愚不知  
獨其同休一心者自七月以後相次先良雄祭皆往

典東都之象合十月良雄登京師典高教行童等教  
輩東行先是富森正因來東都築宅于武州平間村  
居之平間村在都城西六里未幾以僻遠不便以家遷居鄆  
至是兼亮聞良雄登京乃典正因等議更修治平間  
村廢宅以為稅駕之所是月二十一日良雄至鍾倉  
兼亮等先適平間村相宅因迎良雄於鍾倉二十六  
日良雄至平間村十一月五日遂去平間村抵都下  
典子良金同居及其餘同仇士皆爰姓名介於市  
廛之間乃日夜往視吉良氏宅按道里遠近預定進

退部署之如其所以距上杉氏援兵者甚熟會義  
英病久不愈以本莊土地卑濕常適上杉氏居宿久  
之不歸家又議築室上杉氏別墅中自逃別墅在未  
麻布邑  
果先遣內人以婢妾往依上杉氏蓋聞良雄待候已  
外託養病實以避之也直清謂義英自為避難之謀  
如此是某密謀嚴備必有外  
人未易窺者良雄計不急良有以也豈孔子所謂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欤世或以無勇材小譏之誰  
知良士用良雄於是撰象中少壯者分為四次每夜  
循行街巷往反吉良上杉兩邸之間常以夜半一更  
以察異色人出入而踰月之間寂無聞焉十二月十

三日良雄使人有稱至自京詣土佐守淺野長澄因故  
播守長治二世曰式部少輔長照實為赤穗侯三從  
兄弟長照無子養宗回彈正大兩綱最子為嗣長澄  
是也國城在問赤穗侯夫人起居以去年以來赤穗  
備後州三次向赤穗侯夫人起居以去年以來赤穗  
國計事上報初赤穗侯夫人淺野氏之故因播守長治  
穗國除夫人依長澄号瑞泉院友人行及赤穗侯報  
安藝侯家夫人曰夫人見其色辭有異心知之方出夫  
怨之戶朝夫君終慶於朝歸夫見妾是日赤穗人  
送之戶朝夫君終慶於朝歸夫見妾是日赤穗人  
侯果死不還弟長廣走邸以變告夫何老有命使人  
同仇為誰死如長廣以變告夫何老有命使人  
長廣造邸禁象人騷擾是來夫曰此何謂也兄使  
死為弟者不知仇存亡而曰我為閣老禁搖日擾  
此何謂也卒絕長廣不見令左右殺之具訖日我  
為我取小刀來侍取小刀以進夫人曰汝急折我

髻侍女曰夫人至土州君象斷髮未晚也夫不聽  
乃浙之乃土州君使人迎之然後出而與夫人不聽  
初聞愛奉措安閑不殊平日自就與之後衰慟不勝  
殆動傍人至土州君家閑居一室久之不出淺野家  
人為相傳以嫁赤穗侯有資裝金屬良雄併之國儲金  
貸赤穗民家少出息以償不獨助掖庭費用民亦  
賴其利以為便及赤穗之難良雄以軍興法悉散因  
儲金分與同盟之象使之知置家累及支時月間往  
來供給至是具簿并餘金上之世傳良雄造謁夫人  
日事也然勉善聞之安藝侯家左右因許大石良雄令  
野九郎兵衛詣夫人所賂遺左右因許大石良雄令  
赤穗吏閉臣家贊不出願夫人戒諭良雄出以予臣  
是猶新受夫人之賜也夫夫人不與之接乃去良雄去

赤穗之後未嘗造謁夫人但是月十三日一使通問  
如此所錄耳直清於初稿本載良雄造謁事甚詳今  
悉刪之十四日義英以近日招客燕集於家當治具  
後事實

乃還反本莊宅義英嗜好茶屢為茶燕之會本莊有  
一游客亦同此好常出入義英家有燕會必與焉大

高忠雄聞之詐為京師商人從其人學茶燕之法近

士大夫多慕陸蔡之好每燕集以啜茶為高致陳益  
設食外降周旋皆有法呼其師為湯茶者流

欲因以通義英由是忠雄得聞義英歸家日乃報衆

大石信清亦聞而知之若忠雄所聞者或曰橫川宗

乃儼宅本莊為人備作本莊有一浪子好茶出入義  
英宗利與之相昵久之義英令家人寄書浪子招以

啜茶云移宅在近念久不相見欲以某日設茶一會

宗利請為使自往得以覩義英宅中事以還直清按

此必與忠雄所於是忠雄急警同仇士約以十四夜

又時祭是日詰且良雄與同仇士十數輩俱詣泉岳

寺謁赤穗侯墓相對悲泣不自勝既出使人請寺主

僧曰某等欲各屏迹僻遠之地離散在近故約束來

貴寺共謁亡主之墓耳顧思一別之後再會無因意

不忍遽去請為我具薄膳得與接一日之歡因取

白金三百兩貽之寺主僧延衆堂上設食衆食已謝  
衆僧曰吾就睡矣公等不來有所須當請耳因閉戶

密語久之申明堂束備為區画至日中辭去遂馳還  
市中舍各淨除屋內謝遣奴僕云欲以明且祭赴京  
今夜往就友人家為便皆以布襪裏衣物而肩之乃  
步西方赴本莊掘部金丸嘗儼舍居兩國橋西矣夫藏  
之卷去本莊為近以故約束來過與俱及至薄暮金  
丸就本莊茶肆主人晚食主人素與金丸相識問曰  
暮夜至此何故金丸曰汝不聞大學君州藝安置吾輩  
無所依賴加之米價騰貴儲資不給今與旧同僚謀  
欲且歸赤穗之邑為農約以明且俱祭但日出凍消

行路泥濘不若夜途為便汝趨具六十人食當與眾  
來食從此祭予之黃金三兩乃去有頃眾皆至金丸  
舍金丸為設杯酒與飲比及夜半金丸遂與眾俱造  
茶肆主人就食金丸謂主人曰汝今何業豈止於賣  
酒食耶主人曰近日酒食不售有人勸與誹諧家謀  
賣句題字募課試錢時俗好以誹諧其師先唱一  
預和者各入所續句并錢會為一諸君知獲幾時何市  
所即批而刈之以分工拙人事細利亦可笑眾中有一人失姓曰句題何如主  
人曰何乃其其人曰此好題也吾今為汝為之因高

吟曰何乃其岩遠毛洞設桑乃孤

直清按柯其俗語勇敢之意此歌言桑孤雖柔有膽氣者以此射焉雖穿石可也亦富敢死赴敵之意爾

吟已象相謂曰吾今行矣遂分為三處一適掘部武

庸之舍一適杉野治房之舍一適前原宗房之舍皆

為同仇士在吉良氏宅側者於是良等四十七人皆

就守下解裝出衣物更服世傳四十七人外有徒卒

初稿本載之後尋究之既而畢來會兩國橋上象咸知其謬傳今刪去

衷甲以以韋夾釐在頭襲草短服各杖短鎗代棍如

往救火者狀世救火必用組若編紗為縲約衣以便

刺擊又為隱語相應荅裂帛為二小紙書姓名其上

縫其端於左右之袂令幅白搖動同仇相辨以為驗

眾各頸笏約先獲仇人者吹以相聞令卒擔鐵挺竹

梯斧斫之屬以徒或曰凡所用卒皆傭夫也直清按

家奴遂進至吉良氏第三面圍之北面與隣家因部

其眾為三隊各皆聯四人為一或云每聯三人一人

敵當令左右相救無為敵所獲令眾曰毋殺婦人走

者毋追待初笏俱登竟事出以鑼聲相聚毋相後令

已先捕其後門隅街亭守者守者自吉良氏出戒無敢揚聲



使人以刃守之。笳聲衆呼曰：火乃急，榜屋推壁，從三  
處入。先入者拔門槌，槍門者三人。又使人守之門，啟  
衆亂入，且呼曰：故內匠頭淺野氏，旧臣以報主仇，來  
所請者上野君耳。欲禦者出，不敵我者，我不敢害。京  
人或曰：字治茶高，歲賣茶抵東都，下是夜止宿。義  
宅奕作大駭，脫身而走。見廳事前有一人，挾長刀當  
道，蓋良雄也。商人股栗，言曰：某則字治之，痛也。非敵  
公等者，請無加害其人。注：福久之指，一僻處，就寓居  
少間，見有人從內出，就其君受指，令相去遠，無聞。食  
頃又至，大聲呼曰：獲吉良君其人，乃從容起，顧呼商  
人出，謂來者曰：此茶高也。卿輔之，出商人，遂得脫去。聞  
之，商人自言云。

義英家人拾闕者，伏刃下其餘多藏匿，不出衆直進。

入義英寢室，求義英不見。衆以手試林，蓐微煖，曰：人  
去未久，急令搜索。宅中不得見，厨傍有室，彷彿聞有  
人聲。外施金鎖，若未嘗入者。衆曰：此有謀也。以斧破  
之，果有三人匿其中。衆喜曰：賊在此，乃趨之。相戒曰：  
試以鎗擊地，有陷井，不知衆輒入。其一人逆衆奮戰，  
以死。其一人走，其一人縮首伏匿於什器之間。衆引  
出之，罵曰：鄙夫，汝知上野君所乎？知則告我，我救汝。  
不然，我殺之，不應。又問：又不應，問光興，怒以槍突倒。  
如六十計人著縞在中，因制無鬻者，皆曰：豈此上野

君耶夫瘋在乎視之裸而視之果在武林隆重午刃  
之以其首出名所擒三人遮視之皆曰我君也笏又  
疑衆皆拚躍相賀或曰隆重象燭前行義英自暗中以  
短弓射衆又以器投之衆逼問義  
英所在不應光興怒以鎗突倒義英乃斬憾帛裏義  
英首而懸之鎗干執之又索子義周不得將出衆呼  
曰左衛君盍去人取乃父頭去盍去遂不出於是良  
雄令鑼者擊鑼擊鑼衆聚為一處不損一人傷者數  
輩而已良雄與衆遂去入無緣寺在吉良氏第  
西數十步寺僧  
閉門不入衆班荆体于道上久之良雄謂衆嚮去吉

良氏第忘視火恐致火災貽禍鄰里使人往視電爐  
中以水沃之或曰此事良金奔之黎明發本莊西赴  
芝泉岳寺泉岳寺距本莊里令卒二人各以槍前行槍皆紙次  
帛裏義英首以二鎗合鋒結帛其間卒二或曰良  
良雄與衆謀函義英首使士五人齋之先衆行至泉  
岳寺其自隨者一童形首也此人力戰死故衆疑其  
為義周乃斬其首取之不知是但寺坂信行當時  
在衆中而所其筆之記不載焉則是疑傳聞之誤也  
今從信次良雄一人步行次衆群行其重傷及老羸  
者皆乘籃輿以後今按同盟者有高年者意其來時  
當養力亦以輜至也不然良雄預  
為老者備之亦不可知大高忠雄富森正因等數輩後過本莊

酒肆酒肆主人晨起啟戶出見數輩持兵衣服塗血  
驚畏欲闔戶有一人若病創者呼主人曰吾渴矣汝  
為我執酒來主人曰市中法禁行人露坐店上飲酒  
其人罵曰汝愚人哉吾今犯天下之法猶不思况乎  
中法乎以一小囊投曰此酒價也與數輩直入拳壘  
來以槍尾穿微蓋各傾五六椀飲訖前病創人請筆  
硯書歌一首云未署姓名大高原吾皆追眾驅去  
主人彼披小囊視之黃金有二兩封皮上題云元錄  
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淺野氏家臣大高原吾闘死

此金有掩我屍者幸取充酒價良雄道吉田兼高富

森正因適大監察伯耆守仙石久尚第請罪

大監察官不止

仙石氏但仙石氏第稍共泉岳寺相近故便告是日以月望造朝者絡繹

相屬於塗見眾行皆驚異有停騎問故者良雄曰某  
等復仇人也行至仙臺伊達氏邸下守街者恠而止  
之請告知邸吏良雄令眾止頃之有一士人出揖良  
雄問故良雄以實告其人曰街亭有官法察異色人  
故守者姑止公等耳公等往良雄等乃謝去至會津  
保科氏邸下守街者又止之良雄告之故且道前過

伊達氏街亭事守街者聽之去兼高正因杖槍造仙  
石氏門請曰某等今有一急事未願見伯耆公面陳  
之久尚使人進之二人先以所佩雙刀授將命者然  
後入就席上久尚出見二人二人稱故內匠頭淺野  
長矩舊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謹言某等以吉良  
上野君為寡君之讐昨夜攻入其宅殺之今仇已報  
矣某等分當自殺然騷擾都下肆戮朝貴某得罪  
朝廷亦已大矣某等願伏斧鉞之誅以明國朝家之  
法又使某等不倍朝廷之心暴白於天下故衆議

皆就芝泉岳寺寡君墳墓之地以俟官裁歸死耳  
因懷中出四十七人名簿進之久尚曰衆止此耶二  
人曰諸外有卒隸奴僕願從者皆不許其共事者止  
此久尚曰吾今當趨朝以卿等言上聞乃出二人  
因請曰某二人幸得請命左右願使一人赴泉岳寺  
報衆久尚不聽曰尚有可問者今急朝不暇及卿等  
待吾朝及令家人為設食二人謂使人令曰嚮者所  
携二槍在門外請使人收之久尚詰朝以二人言  
聞會左兵衛義周遣家臣糟谷詣閣老丹後守稻葉

正通以前夜事上聞 大家命少監察安部或部松  
田五左衛門往至義英身檢覈義英尸及家人死傷  
義英尸傷左右手足五創或曰義周與家人謀義周  
傷額二創或曰又自言以長刀拒戰久已而傷額血  
流入目昏眩以故不能追戰賤家臣死者十六人小林  
即鳥井理左衛門大須賀治部右衛門清水一學須  
藤典一右衛門齋藤清右衛門新谷弥七郎小源  
治郎鈴木本元右衛門齋藤小室原長太郎榊原平右衛門  
鈴木小竹壯野春齋森半左衛門左右田孫八郎卒  
一傷二十一人皆云一傷輒瘞不能戰其無驗者皆  
云聞難匿舍中不敢出或曰此徒他日有官又問驗

隣家其比隣者東曰本曰孫太郎越前州居臣身在  
曰壯野曰一學後駿土屋主稅云初聞如火災已而  
河其西南皆市塵 知義英家有兵親率家衆臨界見士二人自称故淺  
野内匹頭曰臣小野寺十内原總右衛門今夜報主  
仇其徒四五十人相將而去昧爽不詳其形直清謂  
義英同為朝臣而居又隣接有難患相救之義今見  
其難不救縱淺野家衆殺義英去此在為士者知其  
不可而主稅於是獨不知耶竊量主稅之意在不為  
潔已名以妨人義其用意近厚矣 朝廷舍之不問  
亦寬政之一端也但未知 牧野本田兩家知郎吏皆  
主稅此舉於義當否耳 云昨夜所聞似有異不詳事狀堂上有一小箱題曰

故內匠頭淺野長矩家臣遺書乃取之還遂具事并書以上其書曰

赤穗陪臣大石良雄等再拜白

去年三月寡君奉命館待天使典事人吉良上野君有隙終以朝會之際廷手刃之豈以積怨不得不報耶朝議以寡君不知所避為大不敬賜死又列侯持節收其城邑陪臣其等詣官使指揮謹以城邑上尋復離散鄉里不敢聚居其土誠以畏朝威而急奉命也寡君之報怨吉良氏也為在廷諸公拘

而止之以故不果其志意其臨死之間遺憾無伸在委質食祿之臣實有不可忍者以陪臣之賤謀朝貴之臣橫恣之罪非不自知然同仇士相議今不共酒載天之恥無以盡在三之義故今夜謁上野君敢請其首以繼寡君之志耳豈有他哉其等既死之後有未臨于此者辱賜觀覽亦足以知其等之志矣元祿十五年十二月日赤穗陪臣良雄等再拜白此書亦為之祭儀以華語下祭墓書下在廷人皆傳觀之嗟嘆不已或有泣下者閣老豐後守阿部正武揚言於

衆曰以今世有節義之女如是豈不足為國家盛  
事哉是日 大家御殿受頒公侯咸朝閣老以下趨  
之以尚乃還又見二人問曰卿等既有報仇之志而  
去赤穗後曠日不為何也曰初大學埃罪閉居於家  
寡君之仇猶未必遽報者大學既竄逐藝州自是決  
意致死期以必報而仇家強宗不易覬覦故淹久至  
此久尚又問義英死狀二人具以實對問子義周曰  
搜索宅中不見問家人曰某等約入宅不敢縱殺但  
其未抗者不得已而殺之然驚駭狼狽莫與敵獨有

一少年拒闖甚力衆雖不得不殺亦愛其勇而惜之  
或曰此少年本東都京橋高瀨家子也仕義英家所寵  
常侍左右此夜闖死翌日父未收尸首無乃知淺野  
家取衆首去也又問同仇士有死傷者無曰死者無有少  
傷者此方乘壁攻入時以昏不辨色故倉卒之間不  
免有觸刃相傷耳非為仇人所傷也於是久尚遣二  
人去戒曰卿等往與衆會泉岳寺以待 朝廷處置  
併以告衆無致紛擾為要二人曰謹諾遂辭去良雄  
等行至泉岳寺衆皆持兵入門寺僧大忌良雄謂寺  
僧曰某等非遁逃之徒今所以來此欲一告祭故君

墓而已敢有所擾亂公等姑為我閉門無使外人來  
擾乃盥漱已求紙筆告祭之辭懷之衆又盥漱從之  
先使人取水未洗義英首盛以橐盤置之墓前橐盤  
三方世俗有故事以此盛物為禮或曰良雄等自本  
莊未過市就梓人以金一星易之  
又使人從寺僧借香爐案設之橐盤外良雄進至墓  
前焚香自呼名拜謁乃退衆亦如之或曰衆臨墓良  
事先諸君皆有祿位為等級今同為亡國之臣其不應  
獨先諸君某與諸君所以日夜憂慮求報先君者非  
得仇人一事乎前夜仇人僵間君手下是先衆得仇  
人者間君也間君當先拜謁為稱光與等不聽於是  
光與先謁而後良雄又進墓前懷中出匕首殺之置  
良雄等從之

諸碑附上鋒刃外向衆皆圍跪坐良雄乃出祭文誌  
之曰

維元錄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前所謁竊生之臣、大

石良雄等再拜稽首謹告于亡君故內匠公之靈、衆

拜伏又去年三月十四日我公與吉良上野君有事

於朝臣等卑賤固不與知竊以事情料之雖臣等

亦知其有深怨積怒非得已也但不幸仇人未得而

公賜死國除繼之以室家遷徙大學君被囚雖事出

官裁職仇人之由臣等不忠不材不能折衝禦侮於



前不能排難解紛於後使我公身死世絕一朝而也亡  
祖業百年之業亦臣等之罪也今乃倍朝命謀仇  
人雖固知非公敬上之意然臣等既食君祿宜死君  
事苟視君仇人而不為之報仰有以慙不共戴天之  
言俯無以酬不同蹈地之義他日苟徒抱恥而死亦  
何面目以見我公於地下乎由是臣等相議誓以死  
報自始謀此事棄妻子離親戚奔走東西不遑寧  
尺衝冒雨雪并日而食一以間視仇家不失機會為務  
而衰老之臣若多病者恐不及事溘先朝露則相勸

急於致死者屢矣

直清謂視

於此事則當時在脫志

雄則幾敗

然又恐輕舉輒敗重為世笑以貽我公之

乃事矣

辱是以曠日持久而不敢發亦有待焉耳遂以前夜

四更往攻吉良氏賴天之明君之靈果得仇人以首

采獻自今以往某等有以復公而死無憾矣此七首

昔公在時割所愛以賜良雄者今謹還上公有靈請

以甘心仇人以快當日之怨臣良雄等再拜稽首謹

告

誦畢起取盤上首以七首擊之三乃復焚香拜退衆

亦如之皆泣教行下良雄等還至中堂見寺主僧曰  
某等之事畢矣前使人詣仙石伯耆君告以某等埃  
罪貴寺誠以犬馬戀主之心不忘故君墳墓之地幸  
得就死於此亦臣等之願也願和尚無以亡虜之餘  
見拒令開門曰上枚氏必率眾來攻某等出迎彈正  
君謹以某等首授耳或曰是日中村清右衛門鈴田  
同到泉岳寺因寺僧言前夜馳赴會至則公等已去  
悔之無及良雄使人言曰昨夜之事以後期見論已  
聞之矣今當出見卿等而昨夜力闕腰脫矣無力  
出見卿等四人慙去直清按俗呼怯不勝事者為腰  
脫人蓋良雄以於是具書使寺坂信行日夜西馳赴  
此愧四人也

藝州以前夜復仇事狀白大學君及過赤穗故里報  
家人知之因各託家書以行世傳是日有一官女乘  
曰夫人謝諸臣為先君報仇聞之感動悲喜不可言  
不料今親見此事諸君忠赤之力也先君亦知之  
於地不下矣夫人不憚就見諸君惡顧我寡婦身依  
人不得動靜自由故使人謝良雄等頓首再拜曰此  
先君之靈也臣等何力之有敢拜命辱女使問吉良  
君首安在妾願視其首還報良雄令尊至墓下視之  
乃去直清於初稿本蘇好其後為之也今刪本文不  
錄野眾無道此事者蓋好事者為之也今刪本文不  
人知當時有如此之說云又使後寺主僧引眾入坐  
獨良雄父子與眾異室為煮粥舖之見眾寒謂曰寺  
法禁酒不入然諸君寒矣不得酒無以自強不可抱

以常法乃買酒三計縱飲衆之飲酒勇氣十倍日以  
此戰上於氏兵何足敵哉酒闌各為徘徊視志良雄

歌曰

嗚呼羅樂哉思波零都身波捨留浮世乃月厄加加留

雲無

直清謂此歌可以見良雄真如熊掌之美無復毫髮  
怨悔矣

大高忠雄病創不起能其歌曰

山遠裂力毛折天松乃霜霜一作雪

直清謂此歌蓋是日酒肆中所詠載于此有項羽悵  
中遺意蓋其英氣未衰也

岡野包秀自題其歌云奉上野君首進七君墓歌曰

其香比雪乃淺茅乃野梅哉

直清謂此歌以仇首血腥比雪中梅以見無斃之意  
又壯士風流也

其餘多不錄允是同仇士好為和歌自述其傳于世

詞之工拙雅俗也良雄使人取素盤采以義英首與主僧曰吉良氏世

家貴族也今以仇讎之故委其首於塵上無禮願和

尚善謀之主僧受而寘之佛前翌日主僧白官遣  
使以轎載首往還之  
吉良氏或曰上於氏取義英尸就其寺葬之病其無  
首使其僧移書岳泉寺請之以告良雄良雄曰吾取

首來以祭墓也一祭之後無以此為惟和尚所裁子  
良金在傍曰惡用是良腐者為哉急投與之良雄比  
曰豎子何慢貴人之首如此及日午時有人傳上松

氏眾至食金聞之曰此必浮言也上松氏若欲擊我  
豈待日中乃至耶良雄曰固然但慮爽者不當如是

於是眾皆厲劍良金屬劍謂眾僧曰公等曾出戲場  
觀木偶人鬪乎至於生人之鬪則徒耳聞耳上松氏

如至其等力戰不在木偶人下公等視之亦一壯觀  
也上松氏果不至直清聞之泉岳寺僧曰良雄以下

同義英事則曰善處死矣問義英寡人則曰死難者  
多亦在人臣之義無愧矣其他不敢祭一言但少年

人直言無久尚復造于朝具以兼亮等言上聞是  
所回護耳

日有命分因淺野眾眾置四候郎之越中守細川氏  
者十七人越中守名綱利國之隱岐守久松氏者十

人隱岐守名定直山之甲斐守毛利氏者十人  
甲斐守

十人中寺坂信行不在國城在長門之監物水野氏者十人  
監物名忠之國

門鈴木源五右衛門率吏十人往就泉岳眾詩以淺野  
眾眾授四眾使者兩監察其屬吏謀曰上松氏聞  
淺野氏眾眾在泉岳寺必以眾來攻吾輩奉命為使

即當以朝旨過之過之不聽則當與茂野家衆共死  
死則易耳但念處置得宜無辱 朝命庶得以免後  
人之讒因相共議處變之道會閣老諭止兩監察無  
往遣三吏石川弥一右衛門市野新八郎松永小八郎召茂野家諸仙石  
氏受命因令武人巡察道上街巷不許乘馬持兵闌  
入其間良雄等咸以戌時至皆韋服執槍如前夜赴  
吉良氏者入門門者每一人問名內之衆免帽上堂  
世俗以免冠皆推結薰香於髮其氣接人直清謂衆中為禮  
刑死傳首人手故推結以香薰髮以防穢氣也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事亦偉矣

吏迎收佩方如法又一人以分配四家簿引衆就坐  
兩監察執紙筆對衆問其子弟親戚錄之頃之久尚  
出見良雄等宣命衆皆謹諾因復問前夜事狀良雄  
兼亮二人應對如流其餘不敢出一言唯謹水野小  
左衛門問衆孰為良金良金進曰某在此問年曰成  
童坐中人曰斯子言語不類土人豈其生長於邑耶  
良雄對曰今年始隨某來小左衛門曰其邑與年相  
若然甚長大殆如壯年人可謂奇男子坐中人從而  
嘆之小左衛門曰故內匠君得人之多亦足以為

朝家藩屏今乃如此可勝惜哉坐中人又皆然之於是兩監察令四家使者逐次受人象如教良雄屬細川氏使者先往乃招良雄金謂曰吾無復見汝日往時所與汝言者汝毋忘直清謂所言蓋良金臨告隱岐君者也見後良金曰某雖不肖敢不敬承大人幸無以為念四家使者令所受象更衣凡命置因他家者其象既就與皆不鎖凡送因與或網或鎖或曰細川氏獨啟與而雇令卒二人執其人佩刀在與左右後行皆以義士優之不比使者將士卒監護至皆寘之別邸之舍供張他因也甚盛其夜越中君就見良雄等曰卿等能成大事乎

又曰除卿等外亦穗群臣如何良雄對曰凡食寡君之祿莫不與臣等同心然臣等相議今以衆動恐重得罪朝廷故特與久次近侍之臣共事耳問安井藤井曰此二人自寡君幼時躬自抱持以及今日一怯且聞寡君之死日夜哀戚以致精神衰松不勝事亦可哀問大野九郎兵衛曰亦如前二人但九郎兵衛自傷哀戚殆如喪心之人隱岐君亦就見衆勞之間良金曰卿有母若弟耶對曰臣有母在京有弟二人皆幼隨母言訖流涕隱岐君不忍再出言乃起

衆在四家庖人饋食必載膳衆食飯共羹而已其餘  
不食早晚外為之設他食亦辭不食後數日請曰臣  
等日賜盛饌非卑賤所宜敢辭不可又請曰臣等自  
喪寡君以來不御酒肉嚮以恩禮之隆不可急伸私  
情不敢告請令飽人日供蔬菜一品乃止四家重違  
其志聽之越中君待良雄等最厚寘火爐於坐以禦  
寒以鐵網蓋炭盡以他爐更之日賜浴一次每浴給  
禪浴衣各一正月賜以生絹衣上下服令服之如平  
生儀生絹衣俗云履斗目每逢新正服又令工勵良

雄等佩刀并鑿治更裝刀咸尤物接伴人或告良雄  
良雄曰明侯哀憐某等至此不知所報然某等命在  
且夕無以佩刀為也君為某等告公止之君以刀好  
見稱此或有之寡君好劍所蓄皆試利鈍某等去赤  
穗有復仇之志因分取之今所佩皆是其為君所稱  
亦有以也十六年二月四日有命賜淺野家衆四十六  
人死四十七人中除寺越中君見良雄等曰寡人日  
夜庶幾卿等共生全之歡今聞朝廷大失望之良  
雄等皆頓首再拜曰朝廷不以極刑大戮處亡虜

臣而待以殺士之禮於臣等亦榮矣自去年蒙左右  
恩庇事、過厚竇出非望非臣等結草所能報也因  
請侍臣幸得錫爵一與左右辭焉臣等區區志願在  
此言未既越中君命執注子未乃先自的曰我與卿  
等訣和俗死生二別皆合徧錫爵已十七人者皆拜  
且退隱岐君亦與衆訣因謂良金曰卿女聞卿父子  
皆死當抱無窮之悲官法不許為傳書有可遺言  
具告執事之臣寡人令趨達人良金曰臣父良雄戒  
臣縱有恩命萬一報臣等不死我父子義當自殺

以明殉國汝若違焉吾死怨汝在泉岳寺及別於仙  
石氏亦以此為言今賜死於臣父子最稱所望雖獨  
念母不能忘情然出京之日自知無生理故與之永  
訣而去無復遺言者今荷明侯哀憐之厚臣死不敢  
忘隱岐君聞良金言泣下左右為之竦動四衆皆令  
衆沐浴賜新衣服之以俟細川氏所賜皆薰香及午時大監察  
伯耆守仙石久尚及少監察長田喜左衛門歷四侯  
郎以朝命屬四侯曰故內匠頭長矩當錫宴天  
使日又吉良義英於朝其罪在法不赦義英以無



罪奉職如故生殺皆出 上旨而長矩家臣號稱主  
仇聚徒結黨擅殺朝臣大逆無道賜自尽四侯宜命  
於象皆誓首再拜曰臣等亂政犯法自分 朝廷處  
之極刑以懲天下後世而辱賜劔以自裁亦 朝廷  
之仁也良雄拜命畢顧細川氏老臣在傍者曰 朝  
命有聚徒結黨之語夫招誘非類誇張為姦臣等雖  
不肖自知無是行矣凡此四十六人者皆委質寡君  
志同報仇而奉事之間不難外人今也雖得罪 朝  
廷不輕然人臣同死主難恐不可冒以朋黨之名如

何乃微笑起就死四象為草舍於庭上設重席其中  
席上薦布被若氈為坐施帷於前卷之 朝廷別遺  
少監察各二人監視 細川氏松田五左衛門久永內  
藤次左衛門毛利氏荒木十左衛門木根長三郎  
水野氏久苗十左衛門赤井平右衛門外吏卒各若  
干自殺人出就坐相者後之 相者皆以家臣為之細  
員如自殺人教其餘 俟自殺畢主者下帷以布被若  
以五七員輪司之 氈裏尸徹之已復卷帷以一人輒出自殺亦如前終  
象乃止 或曰細川氏每一人自殺即入尸於窆密閉  
之外為木柩各監名旌其上題云某一某姓  
名第二某姓名即象皆遺言求葬泉岳寺長矩墓側  
送致寺

皆如其言各使賻送甚厚既葬築墳立碑以識之都  
下人聞之往予祭者成群焉以至數月不已皆流涕  
歔歔久之乃去

大石良雄号内藏助和俗多無字其有官者以官為

字或假行第字又有用字無意謂者雖君父前亦以

此稱朋友相呼亦如是其子孫或有相因稱父祖号

者惟繼嗣之人秩千五百石赤穗國老父曰權内母

為然餘子否池田氏備前州岡山國老池田出羽之女也初良雄

曾祖及祖父皆号内藏助世為赤穗國老父内藏

助生權内權内生良雄權内早卒良雄以嫡孫承祖

嗣為國老因以祖父号自称云或曰良雄父曰權内

長權内次良雄權内早卒無子以故良雄嗣為國老

今按此說非也直清聞之池田氏通家曰良雄者權

内之子娶池田氏者權内也小谷勉善良雄為人簡

所聞安藝公家人之言亦然今後之靜有威望為國人所倚重死時年四十五

吉田兼高号忠左衛門秩二百五十石知郡事此云郡代

兼高強力有材最通軍國之務又以言語為國人所

稱赤德既滅良雄在京遣兼高領義眾於東都一年

為眾經理衣糧伺察仇家消息甚尽心其間遂能一

舉而伸志於天下賴兼高之力為多其來東都列侯

聞其名爭聘兼亮以志在狗國皆不就象入吉良氏  
兼亮元辰等以年長將之兼亮先象力闕殪二人  
其臨終有和歌曰

君加為思祖積留白雪遠散波今朝乃峯乃春風

死時六十三

原元辰号總右衛門秩三百石步卒將此云足其臨

終有和歌曰

曾典利君飛母亮使知亮人典利急具死出乃

山路

直清按諺元辰此歌知元辰之母存猶及赤穗難曾  
勸其子以義而此時已亡故元辰臨終之歌云尔不  
然何捨父而死時年五十二

間瀨正明号父大夫秩二百石大監察死時年六十

二

小野寺秀和号十内秩百五十石京師知郎此云京師屋敷

留守秀和在京好學礼見師儒聞赤穗之變棄家累

赴之京師人聞赤穗報仇皆曰秀和必在其中果

然其臨終有和歌曰

今波早言乃葉種毛無利計里何乃為亮天露結羅無

死時年六十一

聞光延号喜兵衛秩百五十石親從隊騎此云馬迴其入

吉良氏第箋題和歌繫之槍干其歌曰

都鳥来

音以

言問

無

武士

乃

有耻世

禿波

知耶

不知耶

友人青地白致曰此事風流可媿美乎忠度旅宿之歌而義氣慷慨則過之矣其巧拙固不足論也

死時年六十九

磯貝正久号十郎左衛門秩百五十石比弓鏡也將

此云物

初赤穗侯之訃至国衆方議保守城不下正

久典片岡高房相謂曰我二人者受先君恩恃厚不

殺吉良義英雖死將不瞑於地下謂城中士公等死

於城我死於仇行止皆徇国也公等勉之乃去赴東

都及明年夏從吉田兼高請良雄奉盟約卒以報仇

死果如其言直清謂磯貝片岡二子觀良雄初議在

壯矣其後良雄之策亦出於復仇是二人啟之也

始終與良雄等合謀不敢急於踐言先衆輕發志必

在成其謀而已若二子者死時年二十五

堀部金丸号彌兵衛秩三百石以東都知郎致仕死

時年七十八  
近松行重号勘六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三十

五

富森正因号助右衛門秩三百石行人使番云正因為  
人豪健有材良事母孝與友信又善俳歌好賦其攻  
吉良氏也見間光延鎗干有箋曰豈輸君子亦題俳  
歌一首著槍其歌曰

飛天手尼毛不停二音多霞哉

良雄使正因其兼亮報事仙石氏亦不辱命而還其  
就因細川氏使者更衣裹女袒服傍人皆有恠色正  
因曰此母所賜也願無易之聞者哀之其在囚中逢

元且有歌曰

今日毛春羞加志不容二音加寢卧哉

或曰正因嘗從赤穗在東都邸有事告急赤穗選用  
正因赤穗去東都九百里正因不脫佩刀乘轎日夜  
更夫以馳三日三夜至赤穗死時年三十四

潮田高教号又丞秩二百石掌封境圖籍此云圖後死

時年三十五

早水滿克号藤左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

四十

赤埴重賢号源藏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二十

五

奧田董盛号孫大夫秩二百石掌軍器此云武具後死時

年五十七

矢田助武号五郎右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

年二十九

大石信清号瀨左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

二十七

片岡高房号源五右衛門秩三百石近侍主務此云近習

用取高房臨死語傍人曰某寡君僕也馬前執兵以

從寡君擢自行間厠之士品賜祿命職典郡臣齒今

並坐自殺者多為赤穗世臣子弟而孰謂馬前之僕

乃與此等人同辱朝命以死不亦榮哉顧無以報

寡君知遇之恩耳乃流涕不已聞者為之泣下死時

年三十七

大石良金号主稅良雄子母石束氏但馬豐岡人京極氏老臣石束

源五兵衛女自幼岐嶷如成人年十四有赤穗之難與二

弟從父至京明年良雄遣妻及幼兒於豐岡託外舅

石束氏召良金於前語曰人生五十日成童始學今

汝年及此吾願汝留意於汝父之言人道莫大於義  
義莫於重君臣汝父受國恩至厚義當為先君死汝  
雖未任於國親受君祿然其生長於家有衣食之裕  
有僕隸之從自享奉養之安優於歲月之間汝之私  
國恩也亦已大矣汝獨不念以此時捐生而有以報  
先君於地下吾勸汝死父子之情非不自傷顧人誰  
不死苟以不義生遺臭千載孰若以義死流芳百世  
此吾所以愛汝之深也汝若不聽吾言當從汝母歸  
豐岡徒以相從於此無為也良金曰大人何出此言

雖某亦知大義之分寧忍忘主棄親自為禽獸之行  
而莫之耻乎願與大人共死使天下後世有以稱父  
子狗國之義良雄聞其言哀其幼而志壯也泣下曰  
汝能如此誠吾子矣是歲九月良雄使良金從小野  
寺秀和大石信清等東行至武州河崎馭去額上髮  
乃攸然一丈夫和俗近世皆剃去頂髮獨苗兩鬢至  
頂會為髻平居露頂無冠巾幼年人  
少剃頂如月弦別束額上髮跨月弦上屬之後髻待  
年十五六以後稍其大剃去前髮初為成人謂之元  
服蓋假髻冠禮之名而稱十二月從良雄攻吉良氏  
之其實無加冠之事也  
力闕過人象不知義英所在見室中有竇窺其中闔

然衆相視不敢入良金從後來曰我身小宜於入竇  
直跳入其中衆亦從之入行地道數步而出其勇敢  
如此後木村貞行在松山侯邸以此事語侯家之人  
曰某等自始謀此事來自分死已久方臨事之間明  
無愛身顧慮之心然今而思之何所遲疑而不敢入  
竇乃為良金所先以此知人不獨有勇怯勇亦有優  
劣不相及也死時年十六  
堀部武庸号安兵衛金丸養子不知始何姓秩二百  
石親從隊騎初武庸仕溝口信州家有故辭去方流

寓東都依一朝臣家會武庸諸父某與某人相怨  
於高田馬場之下卷武庸以自赴之卒擊殺某人扶  
其父以去都人聞壯之其後仕赤穂金丸愛其勇健  
養以為子死時年三十四  
中村正辰号助助秩石石典書記此云死時年四十  
五或作  
管谷政利号半丞秩石五十石親從隊騎死時年四  
十四  
不破正種号教右衛門本姓岡野氏父曰治太夫為



破某所養冒姓不破氏秩二百石親從祿騎正種嘗  
得罪於君去赤穗寓居東都下數年常自眷戀旧主  
不已聞赤穗侯之死大恨曰自今以往吾復何時居  
常忽々不樂至明年秋正種自東都至京見良雄曰  
某無狀得罪内匠公然尚望他日得以贖罪自効不  
謂内匠公一朝為義英所搆害以笈每一念至此未  
嘗不痛恨大息忽然忘生如聞諸君欲先君報仇某  
雖不肖獨忍偷生苟免願使某補行伍悟之闕而後諸  
君之後度得以死報主而謝過於地下是諸君之惠

也良雄曰子之志有可哀者然子為先君所絕而先  
君亡矣吾無所兼命而縱子復群臣之位則是死君  
也吾不敢正種倍請不已良雄嘆曰子誠忠臣哉吾  
東行在近當以他日與子俱至泉岳寺為子請命先  
君之靈然後可正種遂以是年九月歸東都無何良  
雄至與之約日詣泉岳寺正種朝服趨寺良雄亦朝  
服以至戒正種無進獨詣墓前如當時啟事狀乃言  
曰旧臣正種自得罪以來日夜戰懼後臣永哀臣察  
其情言出至誠不敢不白言訖却立久之呼正種曰

采君赦汝宿過復汝祿位正種涕泣拜謝乃退遂與  
衆赴吉良氏今按神壽則休華記先曼岡野治大夫  
年聞赤穗之難衆議保守國城三許其請直清疑  
石良雄請共衆死良雄感其志不許其請直清疑  
此三人者得罪赤穗侯不破種間二子自外來而  
其事同去國者也然良雄許不破種間二子自外來而  
許三人共死者方守死城中之時三人者自外來而  
歸之嫌招聚亡命包藏禍心故無不可也然觀三人  
請共死於去國之後別許之固無不可也然觀三人  
者能請於前不請於後其歸義之心亦有不可信者  
耶將三人者甘心以死保守而於復仇之不可信者  
謀有不合耶是未可知也

十四

千島光忠号三郎兵衛秩百五十石親後隊騎死時

年五十六而山不...

木村負行号岡右衛門秩二百石親後隊騎其攻吉

良氏曾内面縫著詩序之曰

君子疾惡之心小人驕橫之行二者卒然相激於談  
笑之間必有相害而不相容者宜乎先君之逢鄙夫  
而隕其身也悲夫惜有事殿中之日不得自快於一  
擊之間而獨嬰法網以亡使鄙夫全首領於朝以貽  
臣等無窮之恨臣等以此憤惋鬱怒奮不顧身心刺  
鄙夫以報君仇而尚忍詢抑志以至踰年未登非敢

後也時未至也嗚呼吾大父吉兵衛始仕於霜臺君  
之時受公子采女君之過由是吾父總兵衛事前內  
匪君甚見昵近以至不肯某繼事先君有年雖不敢  
私不次之寵然因父祖之績荷世祿之厚以養妻子  
畜婢僕其浴君恩也亦已多矣今也從同志義士相  
與蹈白刃決必死上有以報君主之恩下無以辱人  
臣之義豈非臣大幸歟冀先君之靈得義英父子首  
獻之勳堂和俗葬送無貴賤皆用浮屠既葬託臣等  
所祈在是而已不勝欣躍之至綴野詩一絕以述其

志

身寄浮雲滄海東久德恩義世塵中

看花對月無窮恨散作曉天草木風

直清按此詩序原文甚為踈淺不章法蓋以和俗不  
以文法自老師宿儒已然而無恠乎武人之拙於文辭  
也然心口相應一氣呵成勇猛之志自溢言外由是  
知文以氣為主不可誣已今并其詩增損改易令可  
此誦如死時年四十六

岡野包秀号金右衛門秩二石無職死時年二十

四

附包秀父某亦号金右衛門與衆同盟者也去赤穗

後以疾死世俗襲父号其事必父即世之後包秀父存時稱九十即至父死因稱其号以見繼

父志之意也

貝頰友信号弥左衛門吉田兼高身出嗣貝頰氏秩

二十五石管庫此云藏奉行死時年五十四

大石忠雄号源吾秩石石近侍祇候此云近習忠雄母寡

居剃髮為尼曰貞立實小野寺秀和之姊也赤穗之

滅也忠雄留母於家適京至明年九月遂去京赴東

都貽母書曰

其兄弟所以違膝下千里而東者一在復先君之仇

以雷公家之耻一在明人臣之義不辱父祖之名此

其宿昔心事所嘗為大人道也今復略陳情素如在

當先君之時群臣身居重職被深恩者於今歷可

教其兄弟位卑分賤非有恩寵以顯於眾而大人老

待養於家使其苟全性命隱居而終菽水之歡亦非

世所指名也然區區之心所不忍者嘗為侍從之臣

朝夕執事先君左右儼然其容藹然其言至今猶在

夢寐不能忘也且夫棄封侯之富不顧社稷之重而

自快於屈弱之吉良君此必有大不可忍者意先君

計之於心熟矣孰謂倉卒之間奉事不克而身被刑  
戮首足異処雖命數之極無可奈何然天下之可為  
痛恨大息者豈有以加於此哉想先君臨死之時當  
自抱無窮之恨冤結以施奸憐福臆夫誰告訴某等  
每一念至此未嘗不叩心絕氣痛淚滑髓竊謂先君  
於是不為無過何者燕饗無<sup>非禮</sup>兵之日公廷非爭鬪  
之地此二禁者先君兩犯之豈以念<sup>念</sup>之故不暇自  
顧於此耶朝廷罪之以法固當矣故某等謹以城  
邑上入於<sup>之</sup>官視去國如去傳舍所以謝先君之過

服朝廷之義不敢有比逆亂之徒雖然先君非令病  
在喪心之人實以有深怨積怒於吉良氏寧與之俱  
亡而不悔嗚呼君仇如此而為之臣者坐而視之不  
以死報可謂國有人耶但以失學君幽囚於家廢奉  
未可知日夜庶幾朝廷少貶吉良氏以為大學君  
之地然後命之爵位錫之士田使之有以繼先君之  
後則先君身死而家存也苟使社稷不亡宗廟之祭  
不絕先君之靈亦將有所依賴而安矣如某等之徒  
退而自殺可也自逃山林以俟死可也是故隱忍不

登以曠時月之間身如困辱而不辭蓋其心在於存  
社稷重為也自大學君安置之命下然後某等失望  
朝廷而其復仇之謀始決夫國之興廢有命存焉事  
之反覆未易測使天禍我赤穗之國大學君之與不  
可知然某等竊見 朝廷如置已定先君之祭絕於  
今日至此而猶曰有待云者此但為偷生苟免之計  
耳衆或謂今當共諸諸闕乞為先君立後不可然後歸  
死於仇家未晚也此議亦不為無理然堂其朝廷  
大易一出加於天下不應更以寒士之言反之且有

請不得命因為復仇之舉是讐朝廷也恐其於事無  
所輕重適以足貽淺野氏之禍耳此等所為先君復  
仇者豈有少望 朝廷之心哉以盡忠所事也然朝  
廷追罪某等以大逆無道收其父母妻子致之於法  
人臣之義亦所不辭自始謀事之日嘗有一策以獻  
大人他日有如緩急大人以平生之言自勉不至先  
事自裁方其所望在是爾嗚呼言及此使人為之惕  
息精爽飛越然使大人悲哀憂沉如世婦女某兄弟  
亦方寸迷亂喪失其所以為心賴大人之賢明嘗勉

某兄弟以義其言曰汝等上無負尔君下無辱尔先  
吾復何悲某兄弟夫復何心能不攸躍生則勇氣有  
倍死則魂魄以安此皆大人之賜也豈非不幸中之  
大幸欤在此屢與秀富言而樂之秀富忠雄同母弟  
小野寺秀和養為  
子自古兵之勝敗在勇怯而不在眾寡某等與仇家  
相遇其以寡破眾也必矣况某年三十一秀富年二  
十七包秀年二十三包秀姓同野  
氏忠雄娘子是三人者皆以鼎  
盛之年加之兼人之勇先登力戰無不摧陷誰敢當  
我鋒者其視仇人儿上肉也將取此者老貴人之首為

猶狂之贈以耀金簿之觀金簿言關王廳下有黃金  
鬼簿錄泉容也此等鄙俗  
之語武人好道之下文事必信浮屠之言但平素不學學職溺於俗習自出此  
等之語耳豈不快哉願大人無以為慮但所悲者大人老  
遭困厄榮以獨立安往奈何者有子如此而使  
母為無告之入某等不孝之罪亦已大矣然士不幸  
而遇君親之難不必為君不必親惟義所在故其急  
於為親也或有去官棄職竊負父母而逃寧得罪於  
君而不悔其急於為君也或有滅親履族以赴國家  
之急者難勉其父母急之命而不恤其所以然者何亦以

所謂義者不可遺故也此大人所素通知者豈煩華  
一二言之哉大人既剃髮為出世之身宜朝夕事仙  
務營來世之謀以消今日之衰過良辰佳日步行詣  
寺亦於節宜其氣為宜時飲食謹疾病日夜自愛以  
終天年岡野氏姪忠雄姪適岡野氏者及甥女阿專  
阿專包大人幸以義教之不令過哀某乳母亦煩大  
秀姪包大人幸以義教之不令過哀某乳母亦煩大  
人相勉無以某故自損嗚呼言有盡而情無盡今當  
永訣臨紙涕泣不知所去是書原文以國語為之今  
明太史公之筆力以登之爾但其意譯之極快無左丘  
君絕父母之命不以云者不知其所指為何等事若謂

人臣為君守禦其父母非為敵獲不遑恤焉則猶之可  
也然先儒不莫趙苞而非徐庶蓋以父母天性之親  
能國事之重亦莫之奪也但受君重寄安危所係宜  
其權輕重而審之不可奉君有一途緊論耳今詳忠  
之所言其意似謂人臣之北君有不得已加害其父  
若事本朝源義朝及近世甚者忠臣以為人臣知  
之當然耶蓋良雄忠之甚者皆武人無學術唯知  
宗武田之術習孫吳之兵法故其所見之朝後知懷  
此亦可惜也然近世士大夫視以為本朝後知懷  
貪祿而巳至於伏節死義則視以為外朝後知懷  
皆言志一赤穗以義死其俗有氣節尚名節故臨  
終不可忘亦足以見平生所存矣嗚呼哉其能全大  
節而名於天下也豈徒然哉而其見之鄙陋  
俗則姑置而論可也  
死時年三十二



以上十人除附錄人賜隱岐守松山侯邸

岡嶋常樹号八十右衛門原元辱弟出嗣岡島氏領

會計此云勤死時年三十八以下秩祿闕

吉田兼負号澤右衛門兼高子無職死時年二十九

武林隆重号只七近侍祇候隆重之先朝鮮人也不

知何姓其所居之里曰武林文祿中豐臣氏有事於

朝鮮隆重先世為我卒所獲其子孫遂為日東人始

以先世所出之地為氏云赤穗義衆攻吉良氏手刃

義英此人也其因於毛利氏有詩曰

三十年來一夢中捨生取義幾人同

家鄉卧病雙親在膝下奉歡恨不終

原詩第二第四句不成文方自殺時其相者曰榊莊

理今更裁其意如此左衛門毛利一擊不殊凡墮首以一擊為度不然

隆重僵前顏色自若乃起坐顧莊左衛門曰君徐之

莊左衛門曰諾聲未盡者已隕見者感隆重臨死閑

暇又稱莊左衛門雖於前能詳於後相傳以以為美

談死時三十三

倉橋武幸号傳助近侍祇候死時年三十四

村松秀直号喜兵衛守廳云廣赤穗既亡之後剝

駿隱於匿自称曰隆圖以妻子来居東都下衆方攻

吉良氏秀直慷慨赴之乃作歌曰

命年毛不易壹遠忘奈波通隱天毛此遠逃無

死時年六十二原本此以下有分註全略

松野治房号十平次近侍祗候死時年二十八

勝田武克号新左衛門無職死時年二十四

前原宗房号伊助堂金銀出納奉行初良雄在京

師使宗房及神崎則休先詣東都謀仇家明年良雄

等相率而東以二人為主人及其擊仇前一月則休

令宗房畧記因難本末以貽故鄉族人至其分注通

逃臣姓名行喪者則休自為之其志將明節義正汚

名以愧後世為人臣失節者亦豫讓之心也而木村

貞行又跋其卷後以述二子之志名曰赤穗同盟傳

畧世或傳焉死時年四十

間光風号新六光延次子無職死時年二十四休則

記光風亦共不破正種同以罪去國及辛巳之難未

從父兄歸義不知世所稱良雄為正種告墓者光風

耶

小野寺秀富号幸右衛門秀和養于本姓大高氏其  
其兄忠雄皆秀和姊子也秀和無子以秀富為後無  
職死時年二十八

以上十人賜死甲斐守長府侯郎

間光興号十二郎光延長子無職死時年二十六  
奥田行高号貞右衛門董盛子無職死時年二十六  
矢頭教兼号右衛門七無職教兼方成童以父蔭奉  
為内豎後一年国難作良雄方與眾盟教兼同父長  
助赴之良雄哀其幼父子就死謂教兼曰卿年弱任

亦日淺不與盟可也教兼曰家君徇難僕縱不仕義  
不可獨免况其仕国已一年委墮為臣無以異於諸  
君也公豈少僕謂不足與盟耶請先諸君死乃引刀  
自殺眾遽止之良雄泣下與之盟死時年十八

附教兼父某号長助亦與眾同盟者也去赤穂後  
以疾死

村松高直号三太夫秀直子無職死時年二十七  
間瀬正辰号孫九郎正明子無職死時年二十三  
茅野常成号和助監察死時年三十七

附茅野某号三年<sup>平</sup>橋本某号平左衛門亦皆與

象同盟者也二人獨患復仇事難成欲急以死徇

國其去赤穗之盟年三月十四日三平先衆自殺

平左衛門亦尋自殺直清按平三典常成同姓豈

穗亦疑依三平以為主也今并平左衛門附錄于以

橫川宗利号勘平先驅士以云宗利為人忼慨常好

勇以天下之健者唯某等為然今也忽：死與公等

別意氣愆：不覺泣下顧平生自視為何如人乃恸

兒女子之態然臨別而悲人之常情以放山蓋世之

雄猶不能無帳中之泣豈可以此議天下之勇士哉

若夫被豎執銳所當無敵雖漢樊噲筑紫八郎君八郎

君謂源吾未必遽出其下况於吉良上杉之兵乎願

為公等能壯天下之耳目不至辱四方之遠聽又列

叙志義負盟者姓名乃嘆曰嗚呼拘鼠之輩何足道

哉但思吾徒既死之後此輩更相擁篲以鹿為馬自

掩已負國苟免之罪而乃公然誣某等以為匹夫匹

婦之為諫此吾所恨也故且錄于此使公等知之天

曰方今四國無鋒鏑之恐上下相安君臣相樂而我



內匠君獨以一朝之故棄損百年之歡身僵兵刃禍  
及社稷使人至死猶不能忘情於此悲夫某等事主  
於太平之日方欲以奉觴獻壽而忽與禍會相從泉  
下雖不能無區區遺恨然有生必死縱某等以壽終  
於牖下亦不過享三四十一年煖飽之樂孰與施勇烈  
之譽於天下明忠義之道於後世身死名存庶幾古  
人而無愧某之愚竊謂猶以瓦石之賤易金玉之貴  
也尚何遺恨之有故人幸有以察某等之意此書原  
文亦以  
國字為之京師人或獲宗利親書者甚珍焉直清嚮  
者後友人縮若水借焉而觀之墨色淋漓手澤尚新

此世所傳者大同小異蓋當日並裁二通死時年三  
以與兩象而其文有小詳畧耳

十七

神崎則休号與五郎監察初則休與茅野常成事伯

耆守森長義長義封於美作州內屬  
宗室津山侯後有罪除為先驅士有

去國同至赤穗赤穗侯聞之喜其有志外不辱去就

召見二人任用之君無何有國難二人死之眾謂二

人為知己知不愧古人之義直清謂此一事亦可見  
赤穗侯好士又尚節義

其得眾死力死時年三十八

三村包常号次郎左衛門雜事掌務後人云小死時年

附寺板信行号吉右衛門以侯家步卒步卒以屬

吉田兼亮部下或曰信行以弓手步卒屬原元辰

金射直清以信行筆記考之信行實屬吉田兼亮部下者其屬原元辰者失野為助也非信行也

十四年赤穂之難信行聞衆議復仇謂兼亮曰某

卑賤敢與謀焉願受明公恩厚義不忍獨負之去

願死生共之兼亮感其誠意請大石良雄使信行

與盟焉十五年二月從兼亮適東都聞関崎岨之

周旋一年未嘗相離十二月從衆攻殺義英又從

至泉寺既而良雄使信行奉使藝州信行即道上

茶肆更為旅裝乃行至藝州大學長廣留之不遣

至明年四月乃晚還會赤穂義衆以二月賜死

朝廷以事既往不問信行竟滅跡不見於世云信

行自藝州還為羽田某柘植某以國語錄十五年

正月以後所履歷事為一卷其於吉田兼亮事最

致意焉而旁及餘人亦畧錄之終無一語以及已

事但其未有言曰吉良氏之役某亦執兵趨走於

其間有故中道別衆而西不能與之共死至今思

之以為終身之恨爾實十六年五月事也直清按  
同盟姓名以信行列書不異於眾及吉田兼亮等  
告伯耆守仙石久尚云同仇四十七人亦并信行  
教之使朝廷量員分置四家定以十七人屬細  
川氏使其餘三家各行使藝州不在其歸命仙石氏  
水野氏一人當時監察官語良雄曰某命使事非自  
逃云也他人必至吏逐依前令分配以故屬水野  
氏者獨九人而已今以信行附其下以見原教如  
也以上九人賜死監物岡寄侯郎是日令猪子左  
太夫上救氏丹波守荒川某吉良義以左兵衛吉  
良氏義周至公廳定評伯耆守仙石久尚宣命  
曰義周見父見殺不能殊死赴救為子無狀以義

周屬安藝守諏訪忠虎置諸封邑信州高島城下  
忠虎遣家臣以義周歸居數日送之信州吉良氏  
至是家絕六日有命流大石良雄等子十九人皆  
幼弱若仕他家不干伊豆海中是日岡老但馬守  
典執仇事者秋元喬朝甲斐谷村傳命市井長越前守保田宗  
卿逮至司市局奉行町吉田兼亮之子傳內年二  
兼負弟間瀬正明子曰定八瀨正辰弟皆仕中務太  
輔本田氏家本多氏名政哉國中村正辰子曰忠  
三郎年仕大和守松平氏家在陸奥白川

村松秀直子曰政右衛門高直身二十三仕長門守小  
笠原氏家小笠原氏名長定供奉其餘幼弱者大右  
良雄子曰吉千代三年十日大三郎二年二皆片岡高  
房子曰新六二年十日六之助九年原元辰子曰十  
二郎五年富森正因子曰長太郎二年不破正種子曰  
某六年中村正辰子曰勤次三年八忠木村貞行子曰  
總十郎九年曰次郎四郎年八大岡藤左茅野常成  
子曰猪之助四年奧田行高子曰清十郎二年岡島常  
樹子曰藤松十年曰五郎助年矢田助武子曰作十

即年九或曰前二年父助武以作十郎託東都士  
主人家甚聰慧主人夫婦愛之如子及助武賜死  
主人已聞之疑信相半會司市遣吏至其家令出  
命召汝試視容儀相人廣坐必謹應對而告之曰官  
禮如平生作十郎自我聞父死自知不免久矣  
願明告我何欺我為此意官命下令公殺我耶公  
相謂曰悔我為養此人夫婦聞之相對流涕見此  
事哉遂扶載輿令人送之至府既上堂吏謂之作  
十郎曰汝雖幼亦脫佩刀如法作十郎思久可  
請吏曰苟無害於法願使僕持之可乎吏曰可  
作十郎曰又下階呼僕授刀然後升進象感其舉動  
安詳不類幼年司市宜命已乃遣還之作十郎  
知父果死日夜悲泣不已云  
皆屬其主人親僕養視無主人親族者令比鄰合



收養待年十五乃放流之如命或曰中一人母抱里人賑卹之無其母先刺殺兒而後已亦自殺以死未詳指為某人兒耳或以為原十二郎弟不知

四月二十八日遣吏監送吉田傳内等四人至伊

豆放之海島乃還

附節母義僕事

赤穗之難近松行重奉其母以來東都實諸族人之家而已飽舍其側晨夕省視及其攻吉良氏前一日來告母曰某等受國之恩深大人所知也義

當死於赤穗而尚不敢死者欲且廷生以謀殺仇而報先君之怨耳今仇家適有可乘之機眾議以時不可失欲以明夜決死一舉以果其志身死固不足惜也顧念供奉無主以貽母愛憂悱逼中心神惘然々使其偷生苟免上負國恩而辱父母之名其於忠孝之道兩失之矣願大人緩哀自愛母曰吾<sup>老</sup>我且暮且死幸聞我子死節能與古人齊名在我深以為喜亦何悲但恨子不早告我使吾不知相見無何而以平生待子自今視之不能無悔

也行重曰嚮使大人聞之悲哀憐不肖以損朝夕  
之歡故不敢告母日子之言亦然乃起入房久之  
不出行重往視之母已自刃以死傍有遺書告其  
子曰吾恐子以老婦故有所分慮義氣不振故先  
子死以壹報國之志子其勉之母敢後衆行重觀  
書慟哭乃謂主人曰吾窮阨無以統養適與母語  
及此母聞之有戚色然吾不圖其有異慮如此豈  
自悲其以餘生煩我乃自殺耶今悔之無及之吾  
將趨告親友請為助喪待至明日收葬之子為我

護尸可也遂留書託治喪事并封金若干置尸傍

乃去

直清謂此與王陵母事相類然陵母以死勉其子捐生以報無後之主也由是觀之其過陵母也遠矣

片岡高房有僕曰元助自幼畜於高房家執事甚  
謹高房去赤穗放遣婢僕元助獨留不去從高房  
來東都朝夕執薪水之勞出入奉事不遺餘力視  
之昔日有加焉會擊仇之日迫乃召元助謂曰汝  
從我困阨之間久矣吾求仕東都二年故玉震釁桂金且  
竭顧當今諸侯不聘士列國不請客仕路蔽塞無

人蘊達欲且游歷四方傳食親屬故人家以終年  
今遣汝去亦自為治生之謀可也所恨者無以報  
汝旧日之勞耳元助曰主何出言如此某為主家  
所生育生之不幸某之不幸也何忍棄主而去為  
他家之僕乎主所往僕亦從織席捆屨盡力自効  
高房曰汝志吾固信之然吾今餬口四方身且不  
容不可并汝仰食他人汝忍從吾言亦所以愛主  
也元助曰奴隸衣食易足請自食其力決不以身  
為主累主在彼惡與某同居當就其側異居但不

離於主為幸三四強之不聽觀其詞色方無去意  
高房不知所出乃陽怒曰吾以汝久事我不欲遽  
失故意故詐為好語遣汝今猶不寤不得不以實  
告自去年去赤穗汝事我不如平生吾亦自忘貧  
窶知心不直視汝所為無一可吾意者故深厭汝  
而逐之汝速去元助聞之泣曰某事主十餘年未  
嘗一日聞主忿言而今如此是某命尽之時也乃  
趨而出高房從其後而往視之元助欲自殺操及  
自當其腹高房走止之奪其刃叱曰奴不忠何欲

自生紛擾元助曰願聽某死亦主之惠也某既為主所棄尚欲為誰生哉高房令隣人守之自往招同盟士數輩來具語之故皆嘆曰彼志可哀蓋告以擊仇事令彼毅然彼豈淺人言以負信者耶高房召元助與數輩同告之且曰此事當秘不欲顯言故託辭他輩以遣汝亦有不得已者汝不恨元助曰辱以密事告下賤非愛某深能如是乎嗚呼君恩之大尊卑同之某不負主獨主不負公家願從主生死共之高房曰大石君戒衆皆單身赴會

不許以奴僕自隨吾違衆是吾以汝故負信得罪於衆也元助撫然曰謹聽命矣某所以請從者尽忠於主也潔已之名而為主招譏亦焉用之顧事主無日一刻千金必待至期送主之行而後去及期元助待高房出乃篋攜之行至吉良氏門外以候主久之衆殺義英呼譟而出元助見高房曰果得仇人否高房曰汝在此仇人既授首矣元助曰幸甚諸君若得無渴以橋與衆食之高房趨之去元助見高房赴泉岳寺乃涕泣別去不知所往











具之存也... 覺悟之... 日來... 以後... 評... 家... 遠... 著... 直... 志...

十下...

大石內藏助

高...

...

...

去歲季冬故少府監赤德城主淺野長矩舊臣大石  
內藏助等四十有六人異體同志報讐趨義今茲仲  
春初四日官下令各處死刑雖遂其志其生不全天  
平命乎將時運乎難堪哀情放淚而作

儒林林家某氏林祭酒

易水風寒壯士情  
炭啞形衰追豫讓  
薤歌淚滴挽田橫  
精誠貫日死何悔

忠臣規矩順從錄抄出  
常山源具房作  
抄出田丸  
一内藏助下着淺黄ノ半切袷古内匠殿ヨリ拜領  
ノ履目ノ間ニ羊ノ腹エモリヲ着タリ諸士ノ了  
簡ニヨツテ羅紗ノ半ヒヲキタリ  
但モエキ  
上ニハ諸  
士ト同ク様ニ木綿ノ袷羽織ヲ着タリ鑓ヲ持采  
弊ヲ腰ニハサマレタリ刀ハ白鞘ニヒキハカヲ  
カケ負宗ノ二尺四寸脂指ハ肥前守忠吉一尺九  
寸ナリ  
一爰ニ和久半太夫ハ劔術ノ達人ニテ名高キ者

忠臣規矩順從錄抄出  
常山源具房作  
抄出田丸  
一内藏助下着淺黄ノ半切袷古内匠殿ヨリ拜領  
ノ履目ノ間ニ羊ノ腹エモリヲ着タリ諸士ノ了  
簡ニヨツテ羅紗ノ半ヒヲキタリ  
但モエキ  
上ニハ諸  
士ト同ク様ニ木綿ノ袷羽織ヲ着タリ鑓ヲ持采  
弊ヲ腰ニハサマレタリ刀ハ白鞘ニヒキハカヲ  
カケ負宗ノ二尺四寸脂指ハ肥前守忠吉一尺九  
寸ナリ  
一爰ニ和久半太夫ハ劔術ノ達人ニテ名高キ者

ナリ柳生流十兵衛殿ノ弟子大布浅右衛門免ノ  
弟子ナリ近年上松殿ニ抱ヘラレ師匠ナリ上野  
介殿ヘ用心ニ付置レタリ三百石ヲ玉ハレリ此  
半太夫心ヲ剛ニシテ即時ニ尻カラケシテ廣間  
ニ出テ座敷ハ狭シ相手次第ツト大庭ニ踊リ出  
タリ堀部弥兵衛老体ナカラ指向ヒテ相働クニ  
柄中ニ切込レテ指少ク手肩タリ然レ氏少モ搦  
ハス相働キ中ニ和久カ大刀先荒クシテ危ク見  
ケレハ中村勘助馳進ハ勘助モ肩ニ一ヶ処手

ヲ肩フテ難義ニ見ヘタリ矢頭右衛門七来リテ  
三人ノ中ニ追取コメラレセリ合フニ右衛門七  
モ前髪ノ上ニ一ヶ処手肩タリ半太夫力働三人  
ニテ中ニ討留カタシ片岡源五右衛門声ヲカケ  
シレ者ハ若者氏折合ヤト呼ハル近松勘六大高  
源吾寺坂典太夫三人都合六人折リ合相戦イツ  
果ヘキ氏見ヘズ然ル処ニ武林只七来リ只一人  
ノ相手ニ大勢カ、リ大キナル邪六者ナリ皆一  
急ニ相手ヲ打捨進テ大石殿ノ下知ヲ受テ上野

又ラ討取へし彼者ヲハ只七カ請取タリト太刀  
指カサシテ和久ニ向フ六人ハ心得タリト坐敷  
ニ踊リ上ル只七八大音上ゲテ只一討ト思フニ  
半太夫至テ劔術名人ヲ以テ開テ打込刀武林  
カ肩先小ゲサカケニ切コシタリ只七少シモヒ  
ルマズ相戦フ去レ氏和久カ鋒甚カスルトクシ  
ハシノ内ニ又只七カ小耳ノ上ニ二寸斗リモ切  
コシタリ寒風瘋ニ入りテ痛ニ堪カタケレ氏踏  
込テ薙キ上タリ半太夫カ肋骨三枚乳ヲ下マテ

ヒハラヨリ切上タリ半太夫アヲノケニ倒ル  
時只七飛カ、リ一太刀打テ咽フ正ヲ指貫キ儲  
嬉シヤト廣間へ上ラントスルニ眼クヲミテ是  
非ニ及ハズ太刀ヲ杖ニツキ水一口呑ムベシト  
泉水ノキワニ来リウツムキニナリ水一口吞テ  
ウント云テ倒レテ泉水ノ端ニ倒レ伏タリ惜哉  
當年二十九歳半死半生虫ノ息ノ通フ斗ナリ此節  
只七働キ仕トメズンバ今晚ノ夜討ノ大邪ナリ  
ラン誠ニ只七カ働大キニ勝レタリ

一鈴木源五右衛門殿申尋サル、ハ余類外ニアリヤ申サルベシトナリ時ニ吉田忠左衛門進ニ出テ内藏助ヲ見ムイテ此義今朝モ御尋ノ由只今モ御尋ナリ余類余黨ナド、ノ義ハ残念ニ存シ奉リ候主人内匠頭ハ忠貞ヲツクス者氏ナレハ余類トノ御詞心得難シ其上ニ外ニ人アラバ申スヘキノ由以節ニナリ逃隠申ス程ハ者ハ立交リ申サズ又子細アツテ連中ヲ漏タル面ハ譬ロイカニ御紀明候トモ申スヘキヤ以義宜シキ

ヤウニ御返答コレ有ベシ申ト内藏助ニ申大石ハ笑ヒ々只今忠左衛門申上候如クニ候ト申ス源五右衛門殿不首尾千万少シ立腹ト相見ハ又尋ラル、ハ鐘印ニ家名ノ書タル鎗ニ筋其外武具トモ取落シテコレアリ火ノ元シメサル、ノ仕方ニハ少シ此更ハ似合サルヤウニ相見ハ申如何ト尋ラル、内藏助小声ニナリ以義ハ夜討ノ法ヲ御存知エレナキ故ニ御不審ニ思召候凡軍儀ニ跡ニ武具ヲ残シ其家名ヲ著ハスハ是武

門ノ古竈ノ作法ナリ何モ落シ申サバハ時ハ夜  
討夜込ニ渡テ夜盗ノ類ニナル夜戦夜軍夜打夜  
込四ノ口ニカハリ候夜討ノ法如此此義内蔵助  
并諸士凡狼狽落シ申シタルニテゴガナク候吉  
良殿門前又屋敷ノ内処ニ落シタル道具十五  
色ニシテ廿一頁ナリ是ハ如是ト懐中ヨリ半切  
紙ニ書タルヲ出シテ引合セ見ルニ相違ナク卒  
忽ノヲヲ尋ラレ面目ヲ失ヒ玉フ然レハ士法ハ  
学ヒ知ハキ莫ナリ

一殿中評定マナクニシテ左兵衛方ノ死人十九  
日ニ片付上松家ニ上使アリ相シツマリ大石カ  
黨未タ御詮義ナカリケル故ニ一先御紀明有之  
ハキ昔御月番土屋相模守殿宅ニテ御老中稻葉  
丹後守殿小笠原佐渡守殿若御年寄寺社御奉行  
大目付諸奉行人文筆役人迄カリ集メラレ極月  
廿六日ニ召出サレ御尋有之大石内蔵助吉田忠  
左衛門小野寺十内片岡源五右衛門堀部安兵衛  
五人召出サレ其体嚴重ナリ細川越中守殿ヨリ

先立テ笛主居一人羅越ニ物頭兩人歩行ノ侍十  
人足輕二十人警固ス内藏助ハ衆物ニテ麻上下  
ヲ着セリアト四人モ同格ニ御列坐ノ縁側ニ召  
出サレ是モ障子ノ内ニシテ稻葉丹後守殿挨拶ニ  
テ内藏助頭方ト四人ニ座ヲ隔ラレタリ勿論  
細川殿ノ家来兩人アトテ伺候ス御上ヨリ御尋  
ノ趣アリ内藏助一モ返答申サレハト十リ内  
藏助畏リ奉リ平伏ス  
一御尋書

一大石内藏助頭取リ仕大勢徒黨ヲク御勝元  
ニテ輝テ夕狼籍仕申義不届主人ハ仇ヲ報スル  
造テ候ハ大刀指添マテニ有ヘキ処ニ飛道具  
ヲ用意長道具ヲ以理不盡之仕方不届千万ノ至  
一夜中火事装束ニテ屋敷ニ押込火事トヨバハ  
リ鳴ラ立ル諸人ノ騒キ然ルヘカラス其上ニ鳴  
物大鼓笛ヲ鳴ニ采擧ヲ持候義内藏助義誰人ノ  
免許ヲ以テ采擧ヲ持候ヤ逆徒ノ仕方軍儀ニ近

キ模様一揆ノ類ニ十ルハ概一

一去年赤穂ノ城引拂ノ節心底ニ叶ハサルイア  
リヤ大勢人ヲ集メ事ヲ左右ニヨセ上野外ヲ討  
乱ヲ招ク様子赤穂退散ノ首尾公儀ニ對シ存念  
有之ヤ且又今度ノ仕形面々ノ力ハカリニ有マ  
キキ体外ニ此力徒黨モ有之ヤ又手引ノ案内有  
之ヤ其段委細ニ申上クヘシトノイナリ  
以節内藏助少シ工夫ニテ追付御尋ノ義心底  
一ノ赴申上ベキヤト御伺ヒ申トキニ稻葉丹後

守殿遠慮ナク申上ラレ候ハトノ更ナリ

内藏助返答

一以度主人内匠頭仇敵吉良上野外様ヲ討申義  
心底ハ前方彼屋敷ニ推參仕節一封ノ書ヲ指上  
候今更同前ニ候以度棟梁仕義御尋主人内匠存  
命ノ内家老後勤普代ノ者ニ候ハ頭取仕義勿  
論ノ義ニ候天下ノ御膝元ヲ憚リ候ハ、仇ヲ報  
之申期ハ有間敷候狼籍仕ルトノ上意痛ニ入奉  
存ル君臣上下ノアヤ天下一同ノ義ニ候君父ノ



仇ニハ共ニ天下ヲ戴カスト申候ヘハ我々去年ヨリ生ヲ貪ルノ士忠節ヲ勵スノ働狼藉トハ近頃迷惑仕候御沙汰ニ候

飛道具御答ノ返答

一 飛道具持參御答ノ一 鈔鉄ハ持參仕ラズ半弓  
二 張又倅主税一張所持仕リ候是ハ掛合ノ為ニ  
ハ 候ハズ上野介殿一万早足ニ逃失セ玉フ節ニ  
自然堀コシニ行カ、リ候節残念ノ事モヤト存  
候故右ノ為ニ候長道具ノ儀ハ諸士氏面々手覚

ハアル物ヲ所持仕ル又高家ノ御歴々殊ニ又後見モ有之候得ハ大軍ニ廿五ラレテ討漏スベキヤ其故ニ少々持參仕リ候

火事装束御答ノ返答

一 火事装束ニテ出立義御答痛ニ入候其段ハ五十人ニ及ヒ一知ニ出立夜フケ候テ如次又押込候節ニ火事ト呼ハリ階子ヲカケ候ハ暫ク人ノ聞ヲ延申迄ニ候其義是非ニ不及ニ十當然ノ作畧ニテ候

鳴物持參御答ノ返答

一鳴物ト大鼓并笛持參ノ御答以義ハ總ノ人数  
カケ引仕ルニヲコマシク思召ルベク候ヘ氏内  
藏助病身ニテ声届キ兼候故只一度ヲ辨スル為  
ニカクノコトクニ候

采嬭持參御答ノ返答

一采嬭所持仕ル義御答此義外ニノ面ニ所持仕  
ル時ハ御答ニモ預ルヘク候氏私ヘノ御尋不思  
義ニ奉存候主人内匠頭存生ノ内家老役申付家

中ノ諸士残ラス預ケ下知ヲ仕ル為ニ主人内匠  
指スルニ候采嬭ニ候ハ何方ヘ指障リ無之候  
以義ニ付逆徒或ハ一揆ト申義如何御賢察可被  
下候

赤穂引拂ノ節ノ御尋返答

一去春赤穂引拂ノ節宿意候ヤトノ御尋別ニテ  
御公儀ニ對シテ宿意存念無之候併退散仕節御  
目付中荒木十左衛門殿榊原采女殿迄家来共御  
願申上置候先祖淺野弾正儀 東照宮御取立ノ

家筋ニ候ハハ大学儀御免ヲ蒙リ御奉公相勤申  
候様ニ奉願候ニ付タト上野外殿存命ニテモ  
内面跡或減少<sup>ニテモ相統仕ル先祖采女正血筋ヲ残リ我々</sup>忠義ヲ盗<sup>シ</sup>隱便ニ仕氏道天ノ冥  
加モ有之ベシト暫見合申処ニ當七月十八日大  
学儀ハ同姓安藝守ニ御預廣島工罷越候依之上  
野外殿ヲ討果シ申候外何ノ存念モ無之候

外連中御尋ノ返答  
一連中外ニ一味手引ノ御尋以段心得難ク候最  
初以連中ニ入前方ニ外ハハツレ申ヘキ程ノ者

ハ連中ニ入不申候本意相達シ候以後ニ逃申ヘ  
キ程ノ者入不申候其外手引ト申シテハ内面頭  
親類共ノ御疑ヒト奉存候淺野一統ノ者共上野  
外殿ニ留意存誥候ハハ我々ヲ頼ニ未練ノ働仕  
ヘキヤ即時ニ上野外殿ハ打果シ申ヘシ然レモ  
只今ハ家モ遠クナリ又公辺ヲ憚リ私共甘一出  
入仕ラサル体ニ候又左兵衛殿ノ義ハ父子相十  
ラベテ宿意ヲ散スル迄モ無之候故其終ニ差置  
候又武具落シ置候義ハ夜ニニ成候ハハ残念

ノ至故ニ夜打之法ニ仕候陪臣ノ分際トシテ高  
家ノ歴々ニ對シテ推參ノ働是非ヲ顧ミス主君  
ノ仇ヲ報シ候時ニ稻葉丹後守殿一々申コトワ  
ラル、段々相聞候ト申サル斯テ一座三人老  
中細川殿ノ番頭ヲ呼出シテ大石内藏助御用筋  
相濟又前々ノ如ク召連外々以預ケ人トハ違ヒ  
諸度心ヲ付ラルヘシト被申渡ケリ

一元祿十六年正月御祝儀相スルト上松殿ノ家

老千坂兵部長尾権四郎同四郎左衛門家中一統  
ノ願申上ル條々吉良左兵衛儀者紀州大納言様  
ノ御縁モ候上松家同前也上松家中ノ者大石等  
ニ鬱憤ヲサシハサニ候テハ御公儀へ恐レアリ  
老<sup>左</sup>兵衛儀重手ヲ負ヒ其場ノ働不甲斐ナキ体ニ  
候ハ共大勢押込候へハ討留サレモ落度ニ非ス  
旁以上松家ニ指サ、口リ申度モ有之以來騷動  
起リ申サ、ルヤウニ願ヒ奉ルトナリ共義ニ付  
御相談ノ御評定ニハ及ヒタリ

一正月廿五日ニ至リ越中守殿十七人ノ面ニ  
料理ヲ玉ワル皆々廣間ニ呼出サレ越中守殿對  
面ニ及ヒ玉フ是ハ定テ御仕置ニ及ラマシキ様  
子又ハ万一ノ有之ニ於テハ義士共ヘノ暇乞  
ニモ成ベシト鶴ノ料理ヲ申付ラレ魚類ナリ是  
ハ大石アマリ精進カタキ故ニ加様ニ致サレ、  
此云ヘリ越中守殿出坐アリテ内藏助ヘノ挨拶  
今日料理振舞申ハ年モアモ<sup>ケ</sup>春ニナリ候ハハ精  
進モヲナラレ候ヘカニ又進<sup>退</sup>屈モ有ヘキナレハ

十七人同坐ニテ今日ハ緩ニ慰ニ申サレ、  
ニトニ越中守殿ハ入ラレ、料理配膳ハ近習ノ  
小性衆家老衆出テ馳走ナリ内藏助申サレ、  
各今日ハ精進ヲナラレ候ヘ拙者想名代ニ相力  
ハラス皆々種々ノ馳走ニ預<sup>非</sup>献々ノ仕合セ正  
ソホニ入<sup>出</sup>節ニ及<sup>レ</sup>テハ假良將義士ニテモ心  
ノエルマ<sup>ル</sup>知ナリ今預ラレ、衆ヲ諸人々ヨリ  
ニスルハ勿論然ルニ如<sup>ク</sup>ノ首尾別ニテノ心入  
定テ公儀ノ首尾好キ故ニ加様下方一皆々心ヲ

コタリ必死ヲ忘ル、一モヤアラント思ハレケ  
ルヤ諸人ノ心ヲ勵シテ其上ニ忠誠ノ心ヲ立ルヤ  
ウニトノ一ニヤ又其身負賣ノ人ニハ自然ト実  
夢モアリケルヤ内藏助ハ膳スキ茶ノ出タル以  
後ニ越中守殿ノ京老中ニ物語致サレ、ハ今日  
加様ニ結構ノ御料理下サレ大守ノ御懇ノ御言  
葉ニ預ルヘキトノ知ラシメヤ夜前不思義ノ夢  
ヲ見候実ヤ思ヒ寐ノ夢幻ノハカキ世々ト  
丑ニ去日浮世ノ中ニ定キキハ夢ノ様ナルト

人言申候各ノ御心底モイカニ存シ候一尺御  
語申スヘシ十六人ノ面々ヨク々聞玉ニ儲モ夜  
前ノ夢ニ所ハ七君内匠頭元屋敷鉄鉋洲ニテ常  
ノ居間ニ内匠頭坐セラレイツクヨリ機嫌ヨキ  
顔色ニテ内藏助ト召レ五十人ノ諸士共残ラ  
ス出候ハトノ御意故ニ各拙者打込ニ坐席不同  
ニ列坐仕ル時ニ料理ヲ玉ハリ皆盃ヲ下サレ七  
君ノ仰ニハ以項ノ徒然然云ハカリ十ニ汝等ハ  
如何ニシテ我ヲハ見捨ツルヤ疎遠ノ至リナリ

最初汝等カ心底一定シテヨリ日月ヲカゾ工待  
下既ニ久シ早ク来レヤ大石急キ参レヤ内藏助  
吉田片岡原堀部誰彼ト色々ニ睦マシク御物語  
実ヤ去ル者ハ日日ニ疎トシト云ナレハ其時程  
ハ十カレサリケリト云古歌モアリ大石我ハ  
志レタリヤトノ仰故ニ夢心ニ我等頭ヘテ叩キ  
何ニニ忘レ奉ルベキヤトクニモ御目見申ベシ  
此心カケ候ヘ氏彼是指障アリテ今日追延引ニ  
及諸士共皆々如是ハ心底ニ候条追付伺公仕ル

ヘシト申上ル時ニ七君悦ヒ玉フ体ニテ立去玉  
ヘ又斯ニテ夢ハ覺タリ然レハ忘玉ワサレ魂魄  
ヲハヒマスヤ待玉フノ頻リナリ故ニ今日御料  
理下サレ我々同坐仕候御悦ヒ故ト存候我々最  
後ノ程モ近ク覺タリ當月ハ御仕置モ有マシ正  
月十リ二月朔日ハ式日十リ二日ハ往七日ハ三  
日ハ報七日也四日五日ノ頃ハ各我々七君ヘテ  
御目見ヘ何仕候然ハ各我等氏ニ一門類葉ノ再  
會ホト近ク悦フナリト申ケリ十六人悉ク落涙

之皆々急キ黄泉ノ御伽ヲ願奉ルト面々最後ヲ  
急ク体大石モ嬉シゲニ御前ノ御礼宜ク願奉ル  
ト皆々坐ヲ退キ元ノ処へ入ケリ勿論人情ニ死  
シ極メタル片ハ只後世ヲ思ヒ朝夕念佛申最期  
ヲ待ニ武門意地ノ強キハ内藏助心ニハ定テ思  
ラメ加禱ノ節ニ臨ム時兼テノ申合四十七人ノ  
者共五十日御預ノ内ツキニ一言モ念仏申サズ  
後生カマシキイナリト常体ニテ最期  
ヲ待レシナリ誠ニ後代迄モヨキ武士ノ鏡ニ十

ルベキ人ナリ  
一今度内匠頭家来落着リ義兵付芙蓉ノ間人役  
人存念外通入札被仰付然ル内ニ稻葉丹後守御  
願ニ申サルハ私入札ノ義御免下サルベシ御  
評定ニハ心底ヲ残サズ申上ベシ子細ハ最初内  
匠頭儀切腹仰付ラルハ節暫ク御猶豫ノ御願  
申上御機嫌ヲ負キ迷惑仕候故ニ御断リ申上  
候ナリ借入札ノ面々ハ御老中阿部豊後守土屋  
相模守小笠原佐渡守秋本但馬守御側象松平美



濃守松右京大夫若御年寄井上大和守加藤越中  
守本多伯耆守稻垣對馬守寺社奉行河部飛彈守  
本多彈正少弼永井伊賀守御奏者番頭御留守居  
大目付諸奉行六十人入札仰付ラレケリ以節御  
上ヨリモ入札十サレ候奈先面ノ札開キ其上  
評定仕ヘシトナリ  
土屋模相守入札之書面  
一以度寺ノ時節ニ候奈内匹頭名跡少ニテモ  
仰付ラレ候ハ、御政道順路ニ奉存候右ノ段宜

カラズ候ハ、吉良左兵衛断絶然ルヘク候以段  
立居候ニハ、加様ノ義ニ候又大石因藏助一統  
ノ者共残ラズ遠嶋仰付ラレ然ルヘクヤ忠節ハ  
正久候ハ、一應御下知相濟候以後十レハ忠節  
ハ神妙ニ候ハ、右ノ通りニ然ルヘクヤ、大学御  
免仰出サレ候ハ、天下ノ人口御慈愛感ニ奉ヘ  
クト乍恐存念如此候トナリ  
加藤越中守入札ノ書面  
一今度四十七人ノ者共残ラズ御預ケ下ニ

カレ降共六皆と召出サレテ本家松平安藝守ニ  
下サルヘク候ヤ内匠頭跡式彼ラカ願ヒニ任セ  
安藝家老ヨリ一人家督ニス工一万石下サレ候  
ニナリ候ハ、然ルヘシトノナリ此兩人ノ入  
札ハキト筋道相ワカル其外残ラス似タリクノ  
入札ニテ切腹ト云入札ハ一枚モ十カリケリ此  
内松平義濃守入札ハ白紙ナリ各如何ト尋申サ  
ル、時ニ美濃守返答申サレ、ハ今度御上ヨリ  
モ入札出サレテ御沙汰ニ候得ハ拙者儀

ハハ上意ノ如ク候利害ヲ付申ス義ハ小カヤウ  
ニモ申サレ、モノニテ候トナリ依之免許然ル  
ハキヤノ下老中残ラス惣入札ノ趣書付ヲ以申  
上サレ、將軍家ニ々聞江召届ラル斯テ御書  
付封ヲキリ開キ奉レハ義ハ一人ノ義之法ハ  
天下ノ法ナリ此度四十七人ノ者凡隨分ヨク任  
ルト雖凡彼等カ為計ノ義ニシテ外ニワタラス  
法ハ一同ナリ法ヲ破者ハ免スヘカラス是ヲ免  
ス凡ハ以来法ヲ守ル者アルヘカラス又殿中喧

跪口論堅ク禁制ノ下我代ニ出タル下ニ非ス東  
照宮ヨリノ式目ナリ又諸大名ニ意恨ヲ含ムル  
公殿中ニテハ一人也輕キ者兩方相討ナラズ常ニ  
及傷ノ術ニナリ乱ヲ招クヘシ利ハ利ニシテ法  
ヲ破ルノ咎輕カラズ内匠家新絶ノ下勿論ナリ  
仕置スニタル跡ヲ返スハ不届ナリ残ラズ切腹  
申付クヘキナリトノ上意ニ此節土屋相模守申  
上ラルハハ上意ノ趣御九千万我々愚案ニ及  
ハス併彼ヲ切腹ノ節残念ニ存セス候様ニ左兵

衛儀御沙汰ニ及ハ、此上靜謐順路ノ御政道ト  
奉存候ト憚カラズ申上ラル去レヒ評定彼是侍  
明ス故ニ又表方ニテ評定區々ナリ此節松平  
美濃守表ニ出ラレ莫ハ上意ナリ共物語ノヤウ  
ニ申サレ各相談ヲトケ切腹仕様然ルヘキナリ  
往古鎌倉右大将頼朝ノ片曾我十郎五郎親ノ敵  
工藤ヲ討親ヘノ孝行勇功ノ勸天神地祇是ヲ感  
スル処ナリ然リト雖侍屋ノ狼藉法ヲ被ルノ科  
ニ依テ五郎罪科ニ及ヒ打首ニセラレタリ此法

令今ニ朝頼ヲ諱ラズ孝行ハ一人ノ為子タル人  
ノ職分ナリ法ハ天下ノ法ナリ誰カ是ヲサニス  
ヘキヤ孝心ハ消スルト未代迄モナシ諸人は是ヲ  
稱ス大石仕置ニナルトテモ武士ノ忠義ノス夕  
ルトハ有ヘカラス内西頭法ヲ破ルノ罪アリ聊  
モ上枚家又絶伊厥ノ手寄願ノ筋ニハヨルヘカ  
ラス因テ切腹申付ヘシトナリ此節町奉行松前  
伊豆守ハ追従輕薄ナリ且テ無之少シ律義スキタ  
ル人物ナルカ利ノ短的ナル人ニシテ未坐ノ推

参ニテ候ヘ氏々上意ノ趣至極ノ利ニ奉存併彼  
等カ最後ニハ只吉良ノ家ヲ胸中ニ指ハサシ申  
ヘシ勿論高家ノ歴々以リ合ヨキ人ニ候ヘ氏左  
兵衛此度ノ仕方武士道ニハ大ニシムケリ父上  
野々ヲ討レ其身ハカス手ヲ肩テ敵一人モ討ト  
メヌ是公又何ノ法ニモ有間ヒキ之以義御下知  
ニ於テハ忠義ノ者氏一念モ残ラズ又天下ノ人  
口左モアルヘキトト評判スヘキト申サレハ  
既ニ御書付出テ吉良左兵衛御仕置被仰付四十

七人ノ者切腹ニキハマリケリ  
一細川越中守殿ノ用意ニハ大廣間ノ庭ヲカコ  
ヒニシテ疊<sup>臺</sup>脚ツハ新シク淺黄ヘリ人疊一人  
前ツハ替ル儲白布袷九尺四方ニシテ疊ノ上ニ  
シキ白張ノ屏風一双ツハ切腹スムト即変ニ折  
廻<sup>返</sup>テ棺ニ入ル様ニ用意相調フ内藏助方ノ檢  
使ニハ荒木十九衛門殿久永内記殿御徒目付五  
人御小人目付七人ナリハ錯<sup>ハ</sup>越中守殿ヨリ申  
付ラル内藏助方錯<sup>ハ</sup>兼<sup>ハ</sup>馳走役ニ付タル安傷

市平物頭市平大石ニ對面ニテ今度御外錯仕ル  
ハ前世ノ御宿縁ト奉存候古郷へ人御傳言モ候  
ハ、御最後ノ太刀取仕ル上候私コソ申傳ラメ  
又御菩提ヲモ尋深ク弔ヒ申ヘシト泪ヲ流シテ  
申内藏助答テ近頃過分千萬ニ存候然ルヘキ様  
ニ夕ノ三入候古郷ノ下ハ蟲出候ヨリ覚悟ニ候  
既ニ未来ノ古郷ニ歸リ候ハ何ヲ申スルキナ  
ラモ無之候儲拙者指領ノ大小刀ハ恐ナカラ越  
中守様ニ指上申度候宜シキ様ニ頼ニ奉服指ハ

肥前忠告市平殿へ遺物ニ贈リ申候ト念頃ニ申  
ヲカレタリ斯レ元祿十六年二月四日未ノ半刻  
檢使荒木十九衛門殿久永内記殿参ラル越中守  
殿列坐即時ニ家老兩人縁側ニアリ其次並ニ御  
徒目付アリ縁ノ下前置ニ八歩士十人並フ越中  
守殿ノ後<sup>徒</sup>士ノ者小人目付衆切腹ノ跡ニ兩人左  
右ニアリ持足輕共兩人出テ蒲團ヲ敷麻上下之  
左右ニ白張ノ屏風ヲカ、且テ四人アリ内藏助  
出北同道ノ物頭四人ウシ口ノ方ヨリ此場ニ出

ル内藏助常ノ顔色ナリ常サ一晴ケ間敷ニ况ヤ  
最期ノ規式イカナル人モ心動ヘキ体之内藏助  
縁ノ上ニ向フテ越中守殿ノ家老中ニ挨拶此程  
ノ御芳志世々未來過分千万内匠頭へ申聞ヘキ  
三候諸檢使人衆へトテホシク内藏助只今切腹  
御覽トケト申ハ錯ニ式礼ニテ即更ニ兩肌又  
キ腹ノ真中程ヲ手ニテ一十テニテ小脛指ヲ取  
テ戴キ手早ク曳ト云掛声相聞且脛ニ突立テ引  
廻ス知ヲハ錯市平首ヲ打ツ諸モ切夕リ手心前

前喉ノ皮三分程カ、レリ市平即時ニ首ヲカ、  
又テ押付顔ヲ見セテ身ヲヒラキ随分ニツカニ  
シタリ内藏助首ハ只目ヲフサキ眠ル如也其時  
白張屏風左右ヨリ引マケシテ蒲團ニツ、ミテ  
棺ニ入納メタリ嗚呼誠ニ惜ムヘシ憐ヘシ内藏  
助四十五才ニ古今ニ稀ナル義士檢使其外ノ面  
々大キニカラ落シテ暫クシツマリ跡、ノ切腹  
ノ人ヲ忘テ皆是切ト思ヘル体ニテ只忘然タリ  
其次ニ吉田忠左衛門片岡源五右衛門原惣右衛

門間瀬久太夫間喜兵衛小野寺十内堀部弥兵衛  
磯貝十郎左衛門富盛助右衛門大石瀬左衛門矢  
田五郎右衛門段、一人ツ、敷物諸色取替ク切  
腹スル誠ニカ、ル不便ノ次第云々ハキ言葉ナ  
シ然レ氏家名ハ万代ニ残ルヘシ爰ニ矢田五郎  
右衛門彼敷皮ノ上ニ坐シテ向ヲ見レハ兩家老  
徒目付縁ノ下ニハ前置皆麻上下ニテ居ナラヘ  
リ其嚴重ナル一詞ニ演ラレ又矢田ツク、ト見  
廻シテ泪ヲ流シサメ、ト泣ク何レモ最初ハ感

激ノ涙ト思ハルニ次第ニ泣出テ涙且テ止ラス  
儲々笑止千万ノ体ナリ此節ハ錯人竹田平大夫  
跡ヨリス、メテ今ハ返ラヌ一之最期ハ潔ク仕  
玉ハ跡々ノ指ツカエト進メタリ時ニ五郎右衛  
門メツキト怒テ儲ハ拙者未練ニテ落涙ト思シ  
召ル、ト相見ヘタリ實ニ誤リ入候我ホノ心底  
ニヨソ思ヘ外ニハシレガルトナリ不調法千万  
此事以来迄云傳テ四十七人ノ中ニ一人臆病者  
アリシトオハレシハ主君ノ恥ナリ我ホノ恥

ヲ捨テ主君ノ家ノ恥ヲス、キ残ラス英雄ノ武  
士トイハルヘキナリ暫ノ間御歴々中御芳志ニ  
御待下サルヘシ以一通リヲ聞シ召レ拙者臆病  
ニアルス死ニ兼サルノ心底ヲ御賢察下サルヘ  
シ武士ノ上近頃耻シキナリ候ハ拙者儀ハ元  
来赤穂近在ノ百姓ニテ若キ片ヨリ下ス奉公ヲ  
仕リ亡君内匠頭部屋住ノ節鎗ヲ持タル小人ニ  
テ候知内匠頭部屋住幼年ノ節殊ノ外氣ニ入後  
々ニハ用ニモ立ヘキ物ナリトテ歩行侍ニ取立



ラレ間モナリ勅定方へ申付ラレ其後大石内藏  
助取持ニテ私曲無之者ト不調法物ヲ代官役ニ  
取立テ知行石石賜リ国目付トシテ十ヶ年程以  
前ニ二百石玉ハリ給人馬廻リ相ツトメ年ヨリ太恩ヨリ  
過候念頃ニ預リ候元来下人ニ候取立ノ大恩  
ヲ過分ニ存申テ去年以来辛勞仕テ本懐ヲ達シ  
候加様ノ下郎ノ身トシテ大石殿ノ跡同坐ニテ  
天下ノ御檢使ヲ請大守ノ御前歴々ノ立合ニテ  
ハ錯ハ武士誠ニ難有仕合天道ニ叶ヒタルト存

候故頻ニ感心ヲ催ス是トテモ七君ノ厚恩ト存  
泪ヲ流シ候死ハ且テ恐レズ儲モヨシキ長  
物語イヤハ錯頼ニ奉ル併此方ヨリ声カケ候迄  
ハ御待ト兩肌又キ腹一文字ニ切テ手ヲ拱テ首  
ヲ打セタリ尤キ方ナリ諸人感也ハ諸人感也  
一毛利甲斐守殿ハ毛利家ノ分地ナリ今度御預  
人十人堀部安兵衛武林只七是ハ討死岡島八十  
右衛門吉田澤右衛門倉橋傳ハ松野十平次勝田  
新右衛門間新六小野寺幸右衛門前原伊助ナリ

上使仙石殿飯ラレ、以後切腹ノ用意ニ及ケリ  
此毛利家ニテハ倍臣ノ一ナリ左マテ馳走ニ及  
ハスト少シ麿相ノアモカヒナリ兼テ堀部安兵  
衛ハ心底ニ残念ノ一ト含ミタリ檢使未ノ半刻  
御目付鈴木次左衛門御使香藤齋次郎左衛門徒  
士目付中小婢目付等来ル疊臺ニ脚ヲキ毛龜ニ  
牧ツハニシテ一牧カラケニスルツモリ一番ハ  
奥田孫太夫大石弟分此者二十九才ニシテ勇功  
ノ者ニ甘クヤカニ切腹スル錯人柳原庄右衛門

打損ニテ肩ニカケリ首ハ切レタリ奥田大音  
ニテ御セキナク静ニアソハセト答ヘタリ誠ニ  
無類ノ男也然ル処ニ家老共ノ内ヨリ声ヲカケ  
前ヨリ首カケト云其内首ハ打タリ堀部安兵  
衛是ヲ見テ安カラサルニ思ヒ心ニ立腹スル  
ニ次ニ堀部出ル毛利殿檢使衆居玉フニ誰云ル  
カ是ハ彼健者ナリ卒忽無之ヤウニト云堀部耳  
早ク聞付テキツクハノニ思ヒケリ其上前置ノ  
足輕共十人立十カラアリ旁以仕方法ニ過タリ

其上ニシタカ者トハ自然最期ニ働クヘキヤ  
トノ一以節イヤニ左ヤウアルヘキヤト麻上下  
引立テ出ル左右ニ三人付出ルハ錯ハ荒川十太  
夫ナリ時ニ短刀ハ寸臺ニテ出タリ三方ナルヘ  
キニ堀部タマリカ子此席ニ臨シテ御用心ト相  
見ヘ何程ノ一候ヘキハ武士ノ切腹スル其法ア  
リ拙者存寄候切テ御目ニカクヘシハ錯人必此  
方ヨリ掛声追御待アルヘシ檢使ノ面々毛利殿  
並ニ家来中ヨク見玉ヘトハ寸ヲ取テ膝面アテ

微塵ヲ押クタキ小刀取テ押戴キ兩肌又キ。膝押  
立テ是御覧候ヘト左胸サキ肋ノ上ヨリツキ立  
テハノ字ノ一ノ點トアハラ一枚切放シ又右ノ肩  
先ニツキ立長ク引テハノ字ノ片々是ニテハノ  
字ナリハ一文字調伏ノ腹十サレ方宜シカラガ  
ル故如此ト言テ首ハ討レケリ外ノ家ニテハ各  
別ノ者トテ葬送モ宜シカリキ毛利殿ノ家ニ  
ハ陪臣ナリ殊ニ皆咎ノキハマル者トナレハト  
テ左迄ノ馳走モナク寺ニモ輕キ吊ヒ料ナリ爰

ニ不思義ハ堀部カ念カヤ彼等カ十七年忌ニ  
タル年毛利飛彈守殿乱心ノ如ク心タケクナリ  
本家ト出入アリ段々更ツノリテ不和ニナル子  
細ハ本家ノ領取川端ノ松ヲ本家ヨリ是ヲ伐ル  
其カハリニ百姓四五人押ヘテ首ヲ討是ヨリ領  
境昼夜ノセリ合何ノノモナキ如是江戸沙汰ニ  
ナリ飛彈守殿ハ本家ニ御預領分本家ニ戻リ新  
施ニ及ヒケリ  
一上使板田五左衛門助木根長三郎御徒目付中

小人目付参ラル此節ハ申ノ半時入相前ナリ隠  
岐守殿出席アリ切腹ノ場自分ニ下知アリ畳ニ  
畳ニキ木綿ノ蒲團ヲ合ニキ跡ノ方ハ板囲ニシ  
テ棺桶アトニ並テ白布ヲ上ニカケ左右ニ白張  
一重ハリ屏風ヲ持セラル此以屏風引人ハ隠岐守  
殿ノ近習侍ナリ儲ヤウノ暮ニ及ヘ共灯笼ノ用  
意ナシ不思義千万後人共伺ヒ共座敷廻リノ下  
知計ナリ儲モハヤ昏合ニナル早ク切腹人出シ  
候ヘトノノ依之檢使衆兩人モ縁側ニ出ラレ

、隱岐守殿マツ各暫ト物語ヲ仕カケ玉フ未夕  
寒氣強クシテ偕今日ハ風強シトド、咄シ玉フ  
駒木根殿松田殿ハ十人目付又御使番之隱岐守  
殿ハ大身ニシテ家高ナリ御挨拶ニ隙ナクヒ夕  
ト羞向ハル故ニ向ノ切腹ノ処ヲ見ル間モナシ  
時ニ日クレテ高灯燈出スヘシ不調法ナ何故  
ニ遅キソヤ兼テ申付タル白張ノ焼灯ヲ出シテ  
立ヘキナリト下知頻リナリ然レモ此ヲ兼テ御  
下知無之故ニ大ニ狼狽騷動スル隱岐殿大音ニ

テ徒目付中小人目付共皆勝手ノ下知世話ヲ頼  
ニ申衆来共不調法ト仰ラル、故ニ各走り廻リ  
爰ヨ彼ヲト諸知ヲ尋ニ歩行ク其内ニ隱岐守殿  
檢使衆待遠ナラシ先早ク主税ヲ出シテ腹切セ  
ヨトノ下知ナリ此節衆老用人共立騷キソレ外  
錯人三方ヨト小股指ヨト云内ニ物頭目付役人  
主税ヲ同道スル外錯人ハ葉原清太夫立出ル主  
税ヲ同道及<sup>即時</sup>肌又キ小刀ヲ取時ニ又隱岐守殿  
杉田駒木根ニ御<sup>様</sup>挨拶返答申上ルウキニ外錯人

大音ニテ又ト云テ前ノ三方ニ切付ルハラク  
ト屏風ヲ引幕ヲ廻シテ淺黄ノ蒲團ニ引包ニテ  
棺桶ニ入ル共節ヤウト高桃灯數十張万燈ノ  
如クニトホシ立テ段々九人共ニ切腹シテ皆棺  
桶ニ入ル共節隱岐守殿大ニ不真ノ体ニテ何  
ノ物語モナク既ニ終ルカト尋ラル、家老中是  
迄ニテ候ト申ス即時ニ留守居ヲ名テ御老中  
右ノ趣ヲ御目付中立合ニテ皆切腹仕ルノ御届  
ナリ共節秋田殿駒木根殿申甘ルハ不殘見届

候一此主税ノ八頭領ノ義ニ候ハ今一應首実  
檢申スヘキ中ナリノ隱岐守殿少シ立腹ノ体  
ニテ拙者モ出座各兩人歩行目付中大勢立合檢  
使ノ上ニ慥ニ御覽届ケナキハ不調法ト申ス者  
ナリ早公込ハ御届ケ申ス彼者共ハ至剛ノ義  
士ナリ切腹入棺死骸ヲ再ヒ出シ晒スヘキ様ハ  
無之各御帰殘ラス見届候ト申上ラレ然ルヘシ  
我亦方ヨリ言上ニ聞遠候テハ各ノ御為モ如何  
トノ仰ユハニ是非ニ及ハス見届候トテ皆返

ラレケリ女子細イカナル一尺様子知レカタク  
又計カタシ何人沙汰モナク静ニリケリ  
一泉岳寺ノ一越前永平寺ヨリ尋有之鎌倉ノ觸  
頭大中寺ヨリ谷ル子細最初大石内藏助一統吉  
良ヲ討寺ニ来リ候節御願申上ヘキ処ニ其終ニ  
仙石伯耆守殿へ出シタル一寺法ニ非ス其土是  
非一應ハ願奉リ出家ヲモ仕ラセ申ヘキ段願  
ヒ申ヘキ道理ナリ其以後皆ハ切腹仰付ラル  
節寺ニラ切腹仕ル様ニ願ヒ上ヘキハ如斯義心

付ス大寺ノ住持心得難シ其以後上野ハ首ヲ義  
ニ付方松院ト彼是出入カカシク夏六分ニキ様  
子又初十四日ニ寺ニ来ル節大形様子モ知レ可  
申ノ如仕方モ有之ヘキ川前後不埒ハ様子追院  
然ルハ併寺ノ内ニ隠居トナリテ不埒ハ  
内藏助辞世  
水ニ移ル花ヲ藻屑ニ浮替テ白ヒ計ヲ庭ノ梅  
カ枝  
一浅野内匠頭殿ノ親父采女正殿不慮ノアヤコ

千三ノ家中ノ侍ヲ無実ノ罰ニ刑罰サレタリ其  
人ハ律義ノ人ユヘニ金奉行タリ或時藏ノ内ノ  
金千両管一ツ失タリ段々吟味大ニナリ色々詮  
義アリ金奉行ノ不念ニキクマル此人ノ返答ニ  
ハ拙者預リ申上ハ盗人ハ我ホナリ不調法ナル  
申奈以外外不届者ニ成此者个ヨリ盗ニタレ  
極ル此人ハ且テ盗マサルニ無体ニ罪人ニシテ  
赤穂ノ馬場先ニ出シテ縛付サラシテ家中町人  
ニ見セテ廿日ハ中盗人ノ高札下ニ晒シタリ其

上三十日ノ内十日指一本ツ、切盗人ヨクト  
云後ハ公衆中町言モ誠ノ盗人ト思エリ諸人其  
ヲ謗ル彼ノ侍大キニ腹ヲ立元来我且テ是ヲ知  
ルハ定テ盗人外ニ有ハシ我明追テ追テ知ルハ  
此武士ニ悪名ヲツケテ法ニ非ル刑罰無念骨肉  
ニ入ル見ヨク我必當家外怨霊トナリ取タヤシ  
赤穂ノ馬場先ハ我廟処ニスヘシト二十日ノ内言  
リタリ其内息絶死タリ其以後<sup>雨</sup>三寸夜陰氣ニ  
ナルト馬場ニテマカカク見ヨク追付ツフル、



ヲ斬絶スルソト呼ハリケルカ三十三年目ニア  
タル此義赤徳ノ城下花岳寺ノ和尚説法因果物  
語リニ致サレケリ  
一爰ニ南長屋ニ家老小林平八郎アリ此者ハ奈  
明ニシテ又勇アリ上野ハ殿ハ忠節ノ志モアリ  
劔術心掛モアリ三十八歳壯年究竟ノ男ナリ其  
上帝ニ上野ハ殿ハ諫言申ス程ノ者ナリ既ニ殿  
中ニ押込最中其音大地ニ響キ震動スルニ夜討  
ノ諸士口々ニ下氏ノ逃ルニハ構ハス逃セクト

呼ルヲ聞スマシテ利登ナル男ニテ大刀ヲ小脇  
ニハサニ尻カヲケ脇指ハカリノ如ク見セテ下  
人氏ノ逃ル中ニ屋長ヲ飛出テ夕ニ移テ庵間  
ノ庭ニ出テ大音ニテ當番ノ諸侍起合セヨ奥方  
ハ毛通セヨ此騒キハ浅野ノ家人夜討ニ入タル  
ナリト呼ハル此声届キテ奥方マテ一所ニ偕ハ  
ト心付タルナリ内藏助是ヲ聞此者ハ家長ト見  
出タリ遁サカ討取レト采幣ヲフル早リ雄ノ若  
殿原矢頭岡野間瀬村松四人ノ者カケヨツテ奥

中ニ追取込テ打力久ル小林秘術ヲ悉セ共思ヒ  
切タル兵士四人疊アケテ切結フ間手麻八九ケ  
処負屍居ニ倒ルヲ岡野カ胸先ヲツキカクル  
カ留メニナリテ死失セケリ  
一去程ニクマク物置納戸厠湯殿迄悉ク尋ヌル  
且テ上野ハ力行正ハ知レサリケリ既ニ寅ノ刻  
七ツノ鐘ヲウツ時ニ彼呼子鳥ノ笛ヲ吹残ラス  
一処ニ集リ大キニカラ落シテ実ニ天命ニ尽果  
タル我々ナリ去年此方辛勞艱苦ヲ經魂ヲ摧キ

思ヲ焦セシ甲斐モナクヤミクト取逃シタルハ  
運命トハ云ハ片残念ナリ神明ニ放タレタル我  
々カ極運ト踊リ上テ眼ヲハリ涙ヲ流シテ拳ヲ  
握リ今ハ曼延之皆一同ニ腹切テ生替リ死替リ  
テ此怨念ハツイニ果サシモノト怒リドヨメク  
眩ニ内藏助少シモ驚カズ各静マリ玉ハ我體ニ  
手ニ握リテ上野ハ逃サシ心ニ覺ヘアリ兼テ  
申ス如ク勝負ハ夜明ト申合セタルイナレハ只  
今切腹十二トハ近頃卒忽ノ至リナリ何ツ迄モ

捜求ムベシ手ハ三燭ヲ持面ニ鎗ヲ引提クマク  
捜シタリ柳上野外案内ハ知ツタリ彼尋求ル其  
アトハく下立マハル故終ニ尋合ズ縁ノ下ノク  
マク板ヲハナシ天井ヲ打破リ殿中奥口湯殿迄  
捜シホムルニ南無三宝上野外ハナカリケリ今  
ハ弓折矢尽タル仕合ナリ大石此時又呼子鳥ヲ  
吹テ惣人数折集リ此節顔色アル人ハナカリケ  
リ内藏助モ憫シ果タル体ナリ諸人口々ニ口惜  
キ次第ナリ生涯ニテハ在処捜シ難シ只今死テ

魂魄来テ尋子出シテ打殺スヘシト言リケル内  
藏助ハ暫ク思慮工夫シテ黙然トシテ居ラレケ  
ルカ急度工夫ヲ極テ掘部吉田片岡ニ私語キ其  
次ニ皆々居間ニ集リ内藏助坐上ニ居テ大音上  
俣モ々口惜ヤ日頃心ヲ尽シタル甲斐モナク今  
晩千夜<sup>ニ夜</sup>ニ思ヒ待受タルニ上野外ヲ討漏シタル  
残念ナリ今ハ是非ナク面々我々脩羅道ノ街ニ  
上野外ヲ待受ン未来ニテ本懐ヲ達スヘキナリ  
大石内藏助父子只今切腹致ス上野外存命ナラ

ハ安堵シテ此詞ヲ能聞玉ヘ若殿原ノ先達ゾト  
大キニ掛声シテ曳ト云夫ヨリ吉田片岡堀部小  
野寺間礮具声々ニ若殿原追臣玉ヘ尋常ニ腹切  
リ玉ヘ曳ヤスト四十九人ノ者此一時ニ腹ヲ切  
ル掛声ノ真似シタリ其時大石采幣ヲ上ケ上ヨ  
リ鎮ムルト一時ニ舌ト伏テ息モ立ス暫シノ間  
ナリ以内ノ待遠サ誠ニ千歳ヲフル心地ナスル  
早横雲モ引渡ル頃手首共ハ息モ立テ死人ハ枕  
ヲ並フ雜人ハ落失テ静カナルノ寂寥トシテ虫

ナク野原ノ如クナリ蟻ノ遠近聞ユル体ナリ其  
静ナルト言葉ニ絶誠ニ内藏助ノ謀畧神ニ通ス  
此時ニアタリテノ智畧近頃働キタル人ナリ上  
野外ハモシヤ命ハ遁ルハト案内ハヨク知ツタ  
リ近習ノ若者二人召連テ尋子求ル跡ヘクト立  
忍ヒテ遁レクテ居間ノ側ニ圍ノ次ニツク炭  
部屋アリ此處ニハ茶湯道具ヲ入置レタリ此内  
ニ屈ム外ヨリ鏡ヲラ口ニ置内ヨリハ明クヤウ  
ニ拵ヘ此内ニ大更くと忍ハレタリ然ル知ニ天

命ノ尽ル処彼掛声ヲ聞テ~~知~~ハ大石一統切腹シ  
タルト心得只今迄雷ノ如ク騒キタル者氏垂ト  
シツマル必定自害ト思ヒ極テ出立ント仕玉フ  
ニゴソリくと人音スル主税早クモ聞付テ指サ  
シシテアノ内ニ物音アリト云内藏助此時突立  
上リ打笑大音ニテ上野外ニ~~物~~レテ打破レト  
下知シテ~~此~~炭部屋四方ハ面水モ漏サス追トリ  
卷面々立カ、ル内ニ奥田孫太夫一番ニ押来リ  
入口ノ戸ヲ鎗ノ石突ニテ打ハシテ手燭ヲ指入

テ上野外殿ヤラハス何ツ追忍ヒ玉フヤ尋常ニ  
立合テ勝負シ玉ハ若又衆来ノ者十ヲハ出テ上  
野外ノアリ処ヲ申ヘシ今ハカクサエツマリ夕  
ル処ナリト割レ~~氏~~何ノ返答モナク池田炭ヲ投  
出ス何様ニ三人ニテ投出ス体ナリ大勢乱入ス  
ル物カケヨリ若侍二人抜刀ニテ打テ出タリ若  
輩者ナリ上野外ニ非ス<sup>其</sup>~~其~~追逃シテ吉良ヲ討留  
ヨ追追ム処ニ長持ノ小鬘キ処ニ白キ小袖ヲ着  
スル老人アリ間十次即十文字ノ鎗ヲ以上野外

殿加梯ニセリツメテハ遁レサル如ク下リテ  
勝負シ玉ヘト云レ且テモノ言ス此故ニ比奥十  
ル人ヤ迎テ文字ノ鎗ヲ以テ突カ、ルニ上野外  
太刀ヲ抜テ切合スルニ額ノ上ヲカスリタリア  
ツト声ヲ上ルヲ足ノカ、マリニ鎗ヲカケテ引  
下シタリ其時奥田孫太夫押伏テ首ヲカ、ケテ  
スルヲ内藏助下知レテ暫時待玉ヘ疑ナキナリ  
レ氏上野外カ改ヨト云堀部安兵衛手燭ヲ上テ  
立カ、リ見レハ内匠殿ノ切ラレタル古疵アリ

殊ニ白綾ノ小袖三ツ着タリ疑ナシトテ居間ノ  
真中ニ引出シ内藏助進ニ寄りテ上野外ノ右ノ  
手ヲトリテキリト引上ケ捻上テ涙ヲハラク  
ト流シテ楮モ嬉シヤ年来ノ本望ゾ上野外殿ヨ  
ク聞玉ヘ貴方一人ノ倭奸ニ依テ我々カ艱難辛  
苦ヲ察シ玉ヘ今我々カ手ニ入キ甘ミテモ倦キ  
タラス天命尽ル所ヨク見覚ヘテ最後ニ玉ヘ  
トテ奥田間兩人脛指ノ刀ヲヒ鋸ノ如クニテソ  
ロリト首ヲ押切タリ

一然ルニ臺所頭小塚源次郎祐筆榊原平右衛門  
中小姓眞結大須賀治部右衛門三人立合テ小塚  
源次郎先ニ進ム常ニ部屋口ノ用心ニ難カラ掛  
タリ引ハスシテ引ソハメタルニ潮田又之丞一  
番ニ飛カ、リ切ムス中村勘助横合ニ眉間ニ  
切カケルカヒ振ツテ逃ントスニ前原猪助鎗ニ  
テ突トムル是ヲ始トシテ榊原大須賀皆追取太  
刀ニテ邊所口ヲ防キ留ル皆折合人ト呼ハルヲ  
堀部安兵衛飛カ、リテ榊原ヲ只一討ニ大ケサ

ニ切放シテ左リニ引ウケ大須賀モ切テ落ス尤  
ナル哉此堀部安兵衛公三十五歳ノ達者盛リ殊  
ニヤ先年高田ノ馬場ニテ親ノ敵ヲ打白昼五人  
マテ討留手柄ヲ極タル勇士十リカハアクマテ  
強ク劔術ハ達者ニ心ハ大剛十リ主税ノカノ添  
ハ鬼ニ鉄棒トヤ云ハシ此節ニ清水一角ハ心ノ  
キ、タル男ニテ居間ニ掛タル枕鎗ヲ引ラロシ  
テ出向ヒ甲斐十キ若共ノ働ヤ迎モ道ル、道ニ  
アラハコソ尋常ニ働キ死子ト板間ヲ踏テラシ

テ堀部ニ向フ安兵衛心得タリト小冠者メ遁ス  
マシト即夏ニ鎗ヲ切落ス一角太刀抜き渡リ合  
セ中々手ツマノキハタル劔術ナリ堀部ハ大音  
ニテ主税殿御覧シテ君へ御披露頼ニ奉ルキヤ  
ツメト劔術クヲベナリ各ニモ御出合アルマシ  
助太刀無用ト切込ク働ケル一角劔術手練ニテ  
馬手ニツケ弓手ニツケ勝負中々花ヤカナリ然  
リト云ハル堀部ハ無双ノ男ナリ思ヒツメタル  
ナリトハヒツパスシテ打コム太刀ニ一角ハ真  
ニツニナリニケリ既ニ此口破レテ手負死人ニ  
ナクタリ





Faint, vertical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right page, appearing as ghostly characters.

